

·第一輯·

青年模範叢書



識青年
從軍之
先例

鄭成功

旭編著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FOR

FOR THE

LIBRARY

CHICAGO

CHICAGO

CHICAGO

青年模範叢書

鄭 成 功

李 旭 編 著

青年出版社印行

青年模範叢書編輯旨趣

一、我國古以六藝施教，兼重文武，故歷代賢豪，在其青年時期，每當國家危難之際，輒能投筆從戎，奮起衛國，其可歌可泣之行爲，常能挽救一代之國運。迄乎近代，首倡革命，推翻滿清，建立民國之先知先烈，自

國父孫先生以次，亦皆發軔於青年時期，其愛國心之誠摯熱烈，行爲之義勇悲壯，更遠邁古昔。此次對倭抗戰，人無分男女，地無分南北，敵愾同仇，奮勇殺敵，在

主席蔣先生領導之下，寫出此忠勇光榮之一頁新史者，大多亦是

青年；此其所爲，蓋與先賢先烈如出一轍。此一貫之犧牲奮鬥精神，實爲我中華民族之優良傳統，亦卽我中華民族賴以永存者也。爲鼓舞我青年見賢思齊之心，使踴躍參加當前之知識青年從軍運動，及今後復員建國之大業，則發揚此種優良傳統之犧牲奮鬥精神，實爲今日切要之圖，此本叢書之所由編輯也。

二、基於上述之理由，本叢書計分四輯，共二十四冊，預定於三十四年一年內次第完成，其各輯書目分列如左：

第一輯 我國歷史上知識青年從軍之先例

(一)張騫、蘇武 (二)衛青、霍去病 (三)馬援

(四)班超 (五)諸葛亮 (六)李世民

(七)岳

飛 (八)辛

棄

疾

(九)戚

繼

光

(十)鄭

成

功

第二輯 革命先烈奮鬥犧牲之事蹟

(一)陸皓東、史堅如

(二)鄒

容

(三)秋

瑾

(四)黃克

強

(五)陳

英

士

(六)朱執信、廖仲愷

(七)蔡松

坡

(八)黃

花

岡

第三輯 抗戰期中軍民忠勇故事

(一)陸軍忠勇故事集

(二)空軍忠勇故事集

(三)團員忠勇故事集

(四)民間忠勇故事集

第四輯 遠征軍青年軍生活紀實

(一)遠征軍在前線

(二)活躍的青年軍

三、本叢書所輯各書，其篇幅內容，力求均勻。但事實上，或以其人
事蹟甚多，雖經過揀擇，仍不免失之於繁；又或以留傳之史料本
來甚少，雖廣為搜集，仍不免失之於略。加以限於時間，成書倉
卒，魯魚亥豕，在所弗免。敬希讀者惠予指教，俾再版時得以改
正，不勝企幸。

柳克述敬識 三十四年五月五日於陪都

鄭成功

目次

青年模範叢書編輯旨趣

- 一，少年志節出類超羣……………一
- 二，內侍隆武忠誠奉國……………一三
- 三，焚燒儒服誓雪國恥……………二五
- 四，集合志士反清復明……………三九
- 五，經略金廈控制閩浙……………五五
- 六，攻取金陵揚威海上……………六九

- 七，驅逐荷人收復台灣……………八一
- 八，傳國三世永存正朔……………一〇三

鄭成功

一、少年志節出類超羣

「延平郡王真男兒，忠義之心確不移，一死酬恩無反顧，一木欲支大廈歎。慷慨倡義意激烈，先師廟前失立節。脫却儒衣付焚如，仰天低回灑心血。昔爲儒子今孤臣，向背去留異所適。旁人乍聽心潛動，嗚暗無聲聲自振。嗚呼志業雖不遂，足爲萬世鼓忠義。」

上面寫的是日本漢學家藤森大雅氏，讀過我國一位反清復明的民族英雄——鄭成功的焚燒儒服，誓雪國恥的歷史故事時，所做的一首感嘆讚美的詩歌。鄭成功，這是中國十七世紀三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一六二四——一六六二）的一個最偉大的人物！他一生的

境遇，志業和事功，以及其對於國家民族的貢獻；講來真是處處令人感佩和驚服。他本是一個秀才，一個身着儒服的知識青年，爲着反抗異族的侵凌，滿雪國家民族的奇恥大辱，憤志脫却儒巾藍衫，哭焚之於先師孔子廟前，立誓爲國犧牲。因脫身海上，募軍抗戰，義旗一舉，血濺鯨波，卒能以一孤島延明正朔前後將近四十年之久（一六四五——一六八三），創千古來未有之奇局！而其影響所及，不僅使我中華愛國男兒，足以揚眉吐氣，尤其使忠臣義士，翕然從風；其衣冠不致淪於腥廬旂幕，其魂魄不致蕩爲冷風野馬！且餘波造緒，久而不泯；思潮流傳，因因相續，潛蘊演進，卒能形成辛亥革命。其精神魄力之偉大，志業功績之超邁前古，實足以驚天地而鼓羣倫！無怪乎異國人民如籛盡大雅者，讀我青史，亦不禁低徊景仰而發爲感嘆讚美的詩歌！

理智地講來，鄭成功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物？他所處的時代環境如何？奮鬥過程怎樣？事業的經營情形如何？他究竟怎樣地會感人如此之深？怎樣地引起後人如此崇高的敬佩和信仰？我們現在要了解他，必需先了解他所處的那個時代，和他個人在少年時代

所表現的堅貞不拔，出類超羣的志節。

十七世紀時代，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黑暗時期。那時中華民族的主支——漢族所建立的中央政權——明朝，遭遇到完全崩潰的危機。當時明室的政權，內而朝政腐敗，閣宦擅恣，黨爭劇烈，士風敗壞，吏治貪污，經濟破產，流寇橫行。外而華族的旁支——滿族，率領大批的文化落後的野蠻兇悍的游牧部族，向內地侵略。自一六一六年（明萬曆四十四年）滿族的首領努爾哈赤即汗位改元天命，稱號大金國以來，滿人的侵略，幾至歲無寧日。整個的遼東半島，成了漢族和滿族撕殺血戰的場所。自萬曆四十七年（一六一九）明遼東經略楊鎬四路喪師後，雖經能廷弼孫承宗袁崇煥等民族志士督師抗戰，一再企圖挽回頹勢，無如明室的中央政府，腐化已極，明帝苛察多疑，閣奸共竊政柄，卒致無數志士，血海沉冤，肝腦投地，而明亡亦隨之。一六四四年（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流寇李自成攻破了北京，明崇禎帝自縊於煤山，造成了歷史上空前的慘變，即所謂「甲申之變」！明室政權從此完全瓦解。接着漢奸吳三桂引滿清兵入關，驅逐了李自成。於

是大好河山，遂完全爲滿洲族人所侵佔。當時我全國志士，目擊種族之亡於夷虜，痛心衣冠文物之淪爲左袵，奮戈興起，或殞首封疆，或致命闕下，蹈死如歸者，寧止千萬！讀明遺老萬泰（字履安即萬斯大斯同之父）「三月十九日詩」，至今思之，令人尤有餘痛！其中二首云：

三月今當十九日，普天聲淚憤盈時。一卮醑已非王土，七載人猶是漢思。國士未聞酬豫讓，南冠惟見泣鍾儀。滄溟萬里頻回首，慘淡春風咽子規。

年年此日淚潛然，今日今年更可憐。帝子不歸猶望狩，機槍未墮尙經天。青萍但有沉沉氣，赤伏徒聞嘖嘖傳。我欲排雲問閻闔，人間大恥幾時湔！

明崇禎帝本勵精有爲，然終至亡國，其故安在？考明史流賊傳論，其中有云：「武宗之世，流寇蔓延，幾危宗社，而卒以掃除。莊烈帝勵精有爲，視武宗何啻霄壤，而顧失天下，何也？明興百年，朝廷之紀綱旣肅，天下之風俗未澆，孝宗選賢舉能，布列中外，與斯民休養生息者十餘年。仁澤深而人心固，元氣盛而國脈安。雖以武之童昏，亟行稗

政，中官佞夫，濁亂左右，而本根尙未盡撥，宰輔亦多老成。迨盜賊四起，王瓊獨典中樞，陸完彭澤，分任闡帥，委寄既專，旁撓絕少，以故危而不亡。莊烈帝承神熹之後，神宗忌荒棄政，熹宗暱近閹人，元氣盡澌；國脈垂絕。向使熹宗御宇，復延數載，則天下之亡，不再傳矣。莊烈之繼統也，臣僚之黨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國家之法令已壞，邊疆之搶攘已甚。莊烈雖銳意更始，治核名實，而人才之賢否，議論之是非，政事之得失，軍機之成敗，未能灼見其中，不搖於外也。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尙氣。任察則苛刻寡恩，尙氣則急遽失措。當夫羣盜滿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卽佞。剿撫兩端，茫無成算，內外大臣，救過不暇。人懷規利自全之心，言語躑躅，切中時弊者，率多摧折以去。其所任爲闡帥者，事權中制，功過莫償。敗一方則戮一將，墜一城卽殺一吏。賞罰太明，而至於不能罰；制取過嚴，而至於不能制。加以天荒流行，饑饉洊臻，政繁賦重，外訐內叛。譬一人之身，元氣羸然，疽毒並發，厥症固已極危，而醫則良否措進，劑則寒熱互投。病入膏肓而無可救，不亡何待哉！是故明之亡，亡於流寇

，而其致亡之本，不在於流寇也。嗚呼！莊烈非亡國之君，而當亡國之運，又乏救亡之術，徒見其焦勞殫亂，子立於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聞良平之謀，行間未覩郭李之將，卒至宗社顛覆，徒以身殉，悲夫！——這一段話顯然的說明：明室之亡，種因於神宗熹宗之世，其衰落崩潰，由來已久。及其季世，已成不可救藥之勢。卽其禍亂並不在崇禎一朝，亦非崇禎一人之故。不在流寇之役，而在所以造成流寇之局。用現代史學家綜合的方法來研究，我們對於此一時代的政治軍事經濟社會等情形，可作如次的簡單分析：

一、朝政的腐敗：明白正統（英宗）以後，國勢衰弱，毅皇（武宗）雖手除逆瑾（劉瑾），躬禦邊寇，然耽樂喜遊，暱近羣小。世宗繼立，綱紀陵夷，嚴嵩父子專權，政治腐化已極。由神宗光宗而熹宗，婦寺竊柄，濫賞淫刑；閹宦流毒，黨爭劇烈，而忠良慘禍，僉兆離心。至於思宗，外患內憂，潰爛莫可救藥，雖欲不亡，已不可得。

二、經濟的破產：明中葉孝宗宏治十四年（1501A.D.）劉大夏卽言當時民窮財盡。世宗以後，耗財之道廣，府庫匱竭。神宗加賦重征，礦稅四出，移正供以實左藏中涓，

羣小橫斂侵漁，搜括無厭，民多逐末，田卒汙萊，吏不能拊循而復侵刻之。海內困敝，而儲積益以空乏。加以天災流行，戎馬荆棘，流亡載道，經濟遂完全破產。

三、社會的墮落：明季人心風俗之墮落，由於黨專擅，士人無恥。如劉瑾濁亂朝綱，啓於閹臣焦芳。魏忠賢黨橫行，巡撫潘汝植疏建生祠。監生陸萬齡至謂「孔子作春秋，忠賢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忠賢誅東林黨人」。顧炎武謂：「自萬曆季年，縉紳之士不知以禮飭躬，聲氣及於宵人，時字頌於輿皂。至於公卿上壽，宰執楷兒，而神州陸沉，中原塗炭」。（日知錄）趙翼亦謂「嘉隆以後，吏部考察之法，徒爲具文，而人皆不自顧惜，撫按之權太重，舉劾唯賄是親，而人皆貪墨以奉上司。於是吏治日偷，民生日蹙，而國亦以亡矣」。（二十二史劄記）

四、流寇的猖獗：明季流寇之禍，爲古今所罕見，實爲歷史上最大的一次農民暴動。當李自成蹂躪黃河流域時，張獻忠則率衆攻略長江流域。賊兵所過，燒殺屠掠一空。崇禎時孫蕃奏稱：「一臣聞賊破張秋，止住一日。劉元斌兵住三十七日，掘地拆牆，細細

搜掠，凡民間之埋藏物，盡數獲之。東省有賊如梳兵如篦之謠。一家有銀錢，即擄殺一家，一村有富室，則擄殺一村，玉石俱焚，慘烈於賊（寄園寄所寄）是當時兵寇不分，兵之爲禍，且甚於寇。考當時賊寇來源，由於飢荒，裁驛與兵變。前後騷亂二十餘年，其初起時不過驛卒叛兵五營。崇禎四年（1631 A.D.）飢民從之，僅山西一隅號稱三十六營，衆二十餘萬。八年李自成張獻忠大會於滎陽，號十三家，七十二營，衆四十餘萬。十七年李自成開府西安，有兵百萬，其中步兵四十萬，馬兵六十萬，張獻忠部之在長江流域者，尙不在內，全國盡皆匪寇，中央政權當然崩潰。

五、外族的侵略：滿洲族本爲建州女真，耕牧於牡丹江松花江之合流點。統於明之建州衛。萬曆十一年（1583 A.D.）其祖爲明將李成梁所殺，遂與明成仇隙。其初兵不過五六百人。萬曆四十六年取撫順，有兵二萬。及敗楊鎬之師於薩爾滸後，（萬曆四十七年 1619 A.D.）其勢大盛。當時明室政治既已腐化，武備廢弛，又復輕敵。朝廷措置無定策，紛議尤爲誤事。泰昌元年（1620 A.D.）熊廷弼上疏，言今廟堂議論，全不知兵，疆場事

當聽疆吏自爲之，何用檢帖括語徒亂人意。崇禎元年袁崇煥入對，言以臣之力，守全遼有餘，調衆口不足，卽不以權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見亂臣謀。卒使兩人因讒誅戮，自壞干城。按崇禎朝十七年中閣臣至四五十易，而猶云朕非亡國之君，其不知反躬如此。加以漢奸外附，流賊內潰。計崇禎六年（1633 A.D.）孔有德耿仲明叛去，率兵十餘萬。後洪承疇吳三桂外附，又數十萬人。精華盡失，明室安得不亡！

在這樣一個黑暗的時代，內憂外患，紛至沓來；我神明華胄正陷於沉淪的悲慘境界。• 存亡線上，生死關頭，我們的時代英雄誕生了。明熹宗大啓四年（甲子）（1624 A.D.）七月十五日，鄭成功誕生於日本，這正是客魏（客氏魏忠賢）亂政、國脈垂絕之時。到了崇禎十七年「甲申之變」，明室政權完全瓦解。這時他正是二十歲。在這二十年間，國家民族的危亂如此。他個人的生活史上無疑已經留下了一個極深刻的印象。加以他的家庭環境特殊，秉賦卓異。生長海國，蹭蹬風波，鍛鍊成了一種堅貞不拔，出類超羣的志節。

他原名森材，原籍福建泉州府南安縣安平鎮人。祖紹祖，泉州庫吏。父芝龍，孔武

有力。嘗隨其同鄉李習經商日本，平戶士人田川氏（一作翁氏）女悅其貌，遂聘之。是爲成功之母。（據明延陵王台灣海國紀）黃宗羲賜姓本末，亦有如此一段記載：

「初芝龍之爲盜也，所居爲泉州之東石。其地濱海。有李習者，往來日本，以商舶爲事，芝龍以父事之。習授芝龍萬金寄妻子。會習死，芝龍乾沒之。遂召募無賴，爲盜於海中。久之，而所得不貲。崇禎中，受巡撫沈猶龍招撫。芝龍娶日本長崎王族女。」

是他的父親爲海盜，母親是倭女。這樣的一個家系裏，誕生了這樣一個偉大的人物。芝龍初經商，後爲海盜受撫。富敵王侯，爲閩海之霸。史書關於他的記載如次：

「不數年，芝龍與其弟芝虎，流入海島顏振泉黨中爲盜。後振泉死，衆盜無所統，欲推擇一人爲長；推（芝龍）爲魁，縱橫海上，官兵莫能抗，始議招撫」（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鄭芝龍受撫）

「幼習海航，甚諳海事。……凡閩海之賊無不受其指揮，明廷授彼官討而使用之

。由是東南海上之商船，非得鄭氏令旗，不能往來。然一船舶，例須納三千金之稅，歲入計達千萬，富敵王侯。且自築安平水城，守城之兵自給俸，不取之於官府，旗幟鮮，戈甲堅利。凡有賊遁入海，檄彼交付，無不立縛以獻。故八閩以鄭

氏一族爲長城。」（稻葉君山清朝全史第二十六章）

當芝龍爲海盜時，成功和他的母親仍留居日本。直到七歲的時候，他父親就撫，才領他回到中國來。他在少年時代，就和普通小孩不同。他天資穎慧，好學，活潑，堅毅而有志。且秉性純孝。初回國時，母親仍留日本。他非常想念他的母親，在每天夜裏，必定翹首東向，祝福他遠處異國的母親。他的叔父鴻逵非常器重他。他讀書不治章句，然思想不同於常人，且好研究春秋及孫吳兵法。十一歲的時候，開始學做文章。塾師給他出個題目「洒掃，應對，進退。」他的文章的後半篇有句云：「湯武之征誅，一洒掃也；堯舜之揖讓，一應對進退也。」這是何等遠大的眼光和氣魄！無怪乎當時他父親的朋友和一班信相術的預言家們，見過了他，都一致的期許他未來的偉大成就，是一個奇

特的男子，一個命世的英雄！他於十五歲時，補南安縣學生員，每次考試都名列前茅。後來又進了南京的太學裏繼續研讀。因為仰慕錢謙益的聲名，就拜他門下做弟子。謙益字之曰大木。這更可以看到他當時在學問方面是如何的努力。左引文獻，可資證明：

「年七歲，始隨父歸國。爲人俊儀容，個儻有大志，叔父鴻遠甚器重之。每摩其頂曰：「此我家千里駒也」。讀書不治章句，然思想不同於常人。嘗作洒掃應對進退文曰：「湯武之征誅，一洒掃也，堯舜之揖讓，一應對進退也。」塾師大奇之。先輩王觀光亦謂芝龍曰：「是兒英雄，非若所及也。」年十五，補南安縣學生員試高等食餼，有術士見之驚曰：「此奇男子，骨相非凡，乃命世雄才，非科甲中物也。」弘光時，入南京太學，聞錢謙益名，執贄爲弟子，謙益字之曰大木

• 「明延陵王台灣海國紀」

二、內侍隆武忠誠奉國

「朕恨無女妻卿，卿其盡思我家，無相忘也。」

——隆武帝賜回姓語——

「臣願捐軀別圖，以報陛下。此頭此血，總之已許陛下矣！」

——國姓答隆武帝語——

滿清游牧部族的貴族們入據北京，繼承了明室的中央政權，並非就是大清帝國確立之時。大清帝國的確立，在毀滅了大明宗室的最後掙扎，和江南士大夫所領導的民族抗戰運動；以及奪取了鄭成功祖子孫三代所經營的台灣民族抗戰根據地以後。退後三百年去看，那時候文化較高的華族支——漢族的政權，被野蠻強悍的旁支部族——滿族所篡奪了。衣冠文物，淪為夷虜，祇要稍微具有些民族意識的人，是沒有不感覺到亡國滅

種的慘痛的！一六四四年四月，崇禎帝殉難的消息傳到了南京，江南士民，共憤激越。於是衆議立君，以繼承明室正統。有鳳陽總督馬士英，與魏忠賢舊黨阮大鍼，操江誠意伯劉孔昭等定策，以福王由崧昏庸，便於操縱，立之。（即弘光帝）馬阮等都是當時爲士林所不齒的奸黨，邪惡在朝，清流側目，一班有節操的士大夫如東林黨的復社諸君子，自然不願干進辱身。雖有史可法姜日廣等忠臣志士，欲以召集天下名流，收拾人心。無如奸黨伺隙，己身且不能保。不久史可法出鎮揚州，奸黨獨攬大權，福王新朝自始卽呈腐潰之勢。一六四五年四月十八日，滿洲兵進逼揚州城下，四鎮兵潰。四鎮爲高傑，劉澤清，劉良佐，黃得功。二十五日，揚州陷，史可法以身殉！接着滿洲兵屠揚州，漢人無大小盡遭殺戮。慘絕人寰，是爲「揚州十日」的血海深仇。讀揚州十日記，至今思之，尤不禁令人痛憤！到了五月十日，福王率馬士英等逃往太平，十五日南京陷，城內官民，都出來迎降。不久福王逃蕪湖，爲降將田雄所劫，獻於清豫親王多鐸，挾之北去，次年遇害。於是明宗室所建的南京政權遂完全瓦解。

南京陷後，我民族抗滿的情緒，更加高漲。而抗滿運動的重心，亦逐漸向南遷移。當時松江、吳江、江陰、常熟、宜興、太湖、溫台、寧紹等地義民，或結寨自守，或募軍抗戰，數以萬計。而四明山大蘭山王翊之軍，上虞東山李長祥軍，都很堅整，足以表現當時民衆的愛國熱情和勢力。卒因這樣的民族激越的情緒，再度擁出了明宗室的魯王和唐王以爲領袖。一六四五年六月魯王以海稱監國於紹興，以張國維朱大典錢肅樂張煌言張名振等爲之輔。同年閏六月唐王聿鍵稱帝於福州。以鄭鴻逵鄭芝龍黃道周等爲之輔佐。唐魯之立，本係同時，兩者名分上既不相屬，因而引起閩浙之衝突。唐魯兩王都很賢明，在當時都能獲得民衆的信仰和擁護，魯土曾遣使通聘福建，唐王手書報之，謂：「吾無子，王爲皇太姪，同心戮力，共拜孝陵，吾有天下，終致於王，浙東所用職官，盡列朝籍，無分彼此」。兩家本可和好。無如奸賊馬士英阮大猷等鼓勵魯王部將方國安，縱兵劫閩使，且檄唐王罪。卒致閩浙交惡，唇亡而齒亦寒。

唐王聿鍵，爲明太祖九世孫太祖子唐王桎之後裔，初封南陽。南京陷後，由鄭鴻逵

鄭彩蘇觀生等衛送入閩，依鄭芝龍立國，因建元隆武，故又稱爲隆武帝。隆武帝爲人睿智而好學。度量闊達，且性儉樸，律己甚嚴，頗能勵精圖治，爲南明宗室中最有希望有作爲的一個君主。他所建立的小朝廷，計自一六四五年閏六月起，至一六四六年八月鄭芝龍投降滿清和他自己遇害時止，時間雖僅十四個月。但詔令所及，除福建外，已達兩廣雲貴湖南江西及湖北之一部。（黃道周踰嶺徵兵，自廣信入衢州，歸附頗衆。時李自成已歿，何騰蛟總督湖廣，楊廷麟守贛，均翼戴唐王，受爵命）實爲繼弘光帝（福王）後漢族所建的唯一合法的中央政府。可惜鄭芝龍擅國，奸邪橫行，使他不能有所作爲，終至敗亡。讀南明史籍，至隆武帝殉國，知吾民族當時抗滿運動所存之一線希望，已經斷絕。（唐王後，雖尚有桂王繼統，然不及唐王賢明。）真不禁令人作長太息！茲摘引史書記載如下，以資佐證。

「王（唐王）太祖九世孫，封南陽，崇禎時以倡議勸王得罪，夢鋼鳳陽。弘光時釋出，徙居平樂。行至杭州而南京陷。鄭鴻逵鄭彩衛送入閩，福建巡撫張肯堂巡按御史吳春棧，禮部尚書黃道周，南安伯鄭芝龍等奉王監國，……閏六月丁亥監國

於福州……丁未祭告天地，即位於福州，改元隆武，以福建爲福京，福州爲天興府，就布政使署爲行殿，大赦，遙上弘光帝尊號曰聖安皇帝。」

「帝身長，豐頤，無鬚，性儉樸，傷國家多難，勅斷酒肉，衣大布衣。鄭氏獻美女，棄而不御，後宮驅使，唯老嫗數人。帝好學能文，每出諭旨，辭氣慷慨，舉朝感動。一日朝罷，羣臣將退，命內侍奉一篋，置殿前。諭曰：「吾初無天下之心，賴卿等擁戴，越在海隅，布衣糲食，曉食焦勞，有何人君之樂。止是上爲祖宗，下爲百姓，唯恐負卿等立君之意。昨關上主事者，搜得降書二百多封，今具在此，吾不欲知其姓名，着錦衣衛檢明封數，對衆焚之，卿等宜無負初衷也。其度量闊達如此。及罹於難，國人莫不惜之。」

「帝倉卒自延平走汀州，猶以書十扛自隨。及追兵迫，始騎而馳，將至汀州，因曝龍鳳衣，停留一日。方入城，忽有叩門聲，自稱爲扈蹕者，啓視之，則北騎也。遂與會后同被執，至九龍，后投水死，帝至福京，不食死。」（以上均見明延

陵王台灣海國紀）

鄭芝龍之擁護唐王，本來別具心腸。他不像黃道周等那樣想發動民族抗戰，以反滿復明，洗雪國恥。他祇是想鞏固自己的地盤，保有自己的財富，擴充自己的勢力，實行篡奪的野心。他專擅朝政，派了許多私人，伺隙唐王左右，實際就是監視唐王。他叫兒子成功去侍奉唐王，暗地裏也有叫他監視唐王的意思。

可是鄭成功是一個領天立地的男子。他秉性忠孝，絲毫沒有自私的心理，祇知以赤誠奉國。一六四五年八月成功入侍隆武，隆武一見而奇之。在當時他倆的內心裏，都不禁互相欽敬。一個是年少材武；一個是容達英明，君臣遇合，真所謂唯英雄能識英雄。

由於這一種特達的知遇，隆武帝馬上賜他姓「朱」（即國姓世稱國姓爺 Koxsing Koxing）改名「成功」（原名森材），給他「御營督都」的爵位，率領親軍，待之如駙馬禮。因撫摩其背道：「可惜我沒有女兒配給你，你當盡忠王室，切不可相忘！」史書記載當時情形如下：

「帝愛平國公鄭芝龍長子森材，賜國姓，名成功，令爲御營中軍都督，以駙馬都

尉體統行事，封忠孝伯。」

「帝奇其貌，與語大闕，撫其背曰：「朕恨無女妻卿，卿當盡忠我家，無相忘也」，因賜國姓……從此天下稱爲國姓」，（以上均見明延陵王台灣海國紀）

日本人聽到這個消息，便把田川氏送回安平，於是成功母子才得團聚，這時他正是二十二歲。

成功既竭忠誠以服事隆武，他首先認定福京偏安，決非長策。他向隆武帝建議，計劃恢復。因奏陳治兵籌餉積器三事：

「國姓奏陳治兵籌餉積器三事，帝諭之曰：兵餉器三事，今日已有手勅，確託卿父子。茲覽卿奏，言言碩劃，朕讀之感動。其總理中興恢復兵餉器甲，統惟卿父子是賴。」（明延陵王台灣海國紀）

看這一段記載，我們可以知道，成功當時在隆武朝的地位是如何的重要？眼光是如何的遠大？計劃是如何的周詳？一個二十二歲的青年，見危受命，要挽回國家民族的厄運；

拯救陷於水深火熱中的億萬生靈；其精神，其意志，其魄力，其認識，均足使後人感佩崇敬。由計劃而行動，成功首先奉命分割地域，去籌募餉糈；並在舊有的部隊中挑選精兵，訓練成爲勁卒，準備驅逐滿奴：

「帝諭國姓曰：福疆戰守，必取閩餉，浙直江楚戰爭，力取粵餉，不得一毫僭差。李長倩專司粵餉。行在吏部立推右侍郎一員專司閩餉，務令井然，以有成緒。」

粵東撫按，挑選舊兵一萬，粵西撫按，挑選狼兵一萬。以資收復中原。國姓即遵

諭旨行事」

他後來又發現舊的部隊窳敗，不如從新招募訓練。因親赴漳（今龍溪縣）泉（今晉江縣）各地去招募。經過數月訓練，他已編組成一個勁旅。隆武二年（1646 A.D.）正月，成功奉勅馳援建昌，建昌就是現在江西的南城。這可證明他當時的部隊已出福建省界，開始向敵人採取了攻勢防禦的軍事行動：

「正月，國姓奉勅馳援建昌。清兵攻建昌，守將鄭彩逃，帝勅國姓率精兵二千，

同輔臣光春馳往鉛山聲援」。(明延陵王台灣海國紀)

三月永勝伯鄭彩喪師失地，奉召革職，所部潰散。成功因出兵大定關，收合餘衆，以靖地方。續進軍分水關，計劃規復江西全省。既而鉛山告急，成功會各鎮兵赴援。時隆武帝欲幸虔州，節制各軍，因江西迎兵未到，故調成功及輔臣傅冠護駕前行。五月贛州告急，成功又率軍赴援：

「奉勅救贛州，即令郭熹守永定，調陳秀周麟洪正黃山各部，剋日馳赴贛州救援

。又着鄭泰蔡昇扼勦淮州草寇」(明延陵王台灣海國紀)

綜上記載，我們知道，第一：成功在隆武朝自元年八月入侍，至十二月，短短的四個月，他竭盡心力，從事籌餉練兵，部署大政。到了次年正月即出兵省外，勳員抗戰。由正月到五月，短短的五個月，他已大規模出兵三次：一爲馳援建昌；再爲進兵分水關；三爲援救贛州。他的出兵路線，第一次爲福建西北；二三兩次均爲福建西南；且爲援應贛南。這樣的南北馳驅，東西征剿，疲於奔命。可見其竭誠奉國之一般情形。第二：

當時福建的軍事形勢，北路沿閩浙邊仙霞嶺至浦城一線及西北杉嶺以外防守，爲鄭芝龍、鄭鴻達所部負責。西北兩面，爲國防重心所在，得失關係全局。其他全省水陸要隘，盡爲芝龍舊部負責把守。成功早就知道他的父親芝龍有異志，舊部腐化尤不可靠。因往東南募兵漳泉，訓練新的幹部。他所率領的出擊部隊，大半都是他從新訓練的。在短期的編練中，所獲得的幹部顯然是很少的。他很想替隆武帝從閩西南面通贛南打開一條出路，可惜時間與機會都不許可。他唯一的收穫，是在隆武朝十二個月的短短期間，從福建東南漳泉沿海一帶已經奠立了他的基礎，第三：從鄰省的軍事形勢和唐王個人的計劃來看，隆武二年（Gloria.D.）李自成已覆，何騰蛟楊廷麟之勢振於湘贛，各方疏請唐王移鎮其地。唐王亦知鄭芝龍有異志，欲棄閩由贛入湘，二月進次延平。廷麟聞唐王北行，遂南入贛謀迎謁，留萬元吉守吉安。正在這時，滿清的軍隊已向江西進攻，包圍南昌，別支東進，攻建昌，威脅閩邊。鄭彩軍潰，故成功出關馳援。接着降清漢奸江西故將金聲桓攻吉安，唐王欲幸虔州，以節制各軍，故遣成功等先行。成功因進兵分水關。吉安不

久破，萬元吉退入贛州。從四月起，贛州又被圍，故五月贛州告急，成功又率軍救援。贛閩兩省在軍事上當時殆已息息相關。第四，成功忠誠謀國，早知其父已懷異志，屢諫不聽，後鴻達芝龍皆提兵出關，帝召成功謀，成功遂極力勸帝出關，「帝曰：芝龍鴻達朕將誰依？國姓（成功）對曰：臣父臣叔，皆懷不測，陛下宜自爲計，與帝相抱而哭。帝曰：卿能從我乎？國姓對曰：臣從陛下，亦何能爲？臣願捐軀別圖以報陛下，此頭此血，總之已許陛下矣。」這幾句話，充量的表現了成功赤心報國和創造未來的偉大事業的決心！

三、焚燒儒服誓雪國恥

「昔爲儒子，今爲孤臣。向背去留，各行其是。謹謝儒服，唯先師昭鑒！」

——國姓詣孔廟哭焚儒服語——

隆武二年(1646 A.D.)六月，滿清兵加緊進攻江西。明兵部侍郎萬元吉苦守贛州，明贛南巡撫李永茂遣廣東兵五千至，戰於李家山，圍暫解。已而復合。元吉恃蠻兵自固，不加裁抑，而獨嚴束雲廣客軍之防守者，客軍解體。主軍龔芬等自章水上游募水師，欲以會援，而久屯南安不下。七月，雲南兩廣諸道擄師畢集，諸將請戰，而萬元吉必欲待水師，水師統領故海盜，觀望不即前。會秋高水涸，舟行遲滯，滿清兵夜襲諸川，縱火焚之，於是援軍皆潰。江西抗戰勢力從此一蹶不振。而隆武帝與鄭成功等欲打通江西以通湖南的計劃，遂亦完全失敗。在此危急存亡之時，另一路滿清大軍，已於同年三月，

南犯杭州，壓錢塘江。明監國魯王部將張國維督諸軍連營拒戰。四月，清軍隔江砲毀明將方國安營竈，國安擁衆數萬，不戰而潰，逃入紹興，挾魯王走台州。而諸將尙嚴守江上。會夏旱，江水暴落，褰裳可涉。六月清兵士馬數萬，由上游浮濟，連營馳潰，張國維退守東陽。國安謀執魯王以獻，魯王急走得脫，航海至廈門。國維知事不可爲，遂投水死。於是金華衢州相繼淪陷，浙東盡爲清有。

清師既下浙東，閩中大震，鄭芝龍故與漢奸洪承疇有鄉誼，已陰受約款。乃詭稱海寇入犯，馳赴安平，而盡撤關隘水陸防兵，仙霞嶺二百里間，空無一人。八月，清軍由衢州長驅越嶺入福州，中央政權因之急速崩潰。

「清兵大舉攻閩，芝龍已陰受清將款約，乃託言海寇入犯，須往駐防，馳赴安平。檄守將施天福回，盡撤關隘水陸防兵，於是仙霞二百里間，遂空無一卒。時鴻遶駐兵關外，聞清兵至，即疾入浦城，帝（隆武）大震怒，削奪其爵。」（明延陵

王台灣海國紀）

仙霞嶺敗報至，隆武帝倉卒自延平走汀州。清軍既破延平，馳七晝夜，追及之。遂執帝至福州，帝不食死。於是漳泉諸郡相繼陷落，南明宗室所建立的唯一有希望的抗滿政權，至此遂完全瓦解。九月，清軍至南安縣（屬泉州），芝龍退保安平鎮，清貝勒博洛令泉州紳士郭必昌，招致芝龍，芝龍以當時洪承疇信尙未通，猶豫未決。因召諸鄭（弟鴻逵，芝豹，及長子成功等）與謀。成功慷慨陳詞，獨主抗戰。說道：

「清兵不足患也，閩粵吾所自有，父欲得之，則乘時練兵集餉，號令天下，豈無應者？」

已而博洛再遣使致書芝龍，其中有云：

「我所以重將軍者，以將軍能立唐藩也。且兩粵未平，今鑄閩粵總督印以相待。」

這個閩粵總督的頭銜，誘惑了芝龍決計降清。當時芝龍得書大喜，必欲降附，諸將多不從。成功痛哭諫道：

「閩粵之地，非比北方，得以任意馳驅。若憑險設伏，以羣其防，選將練兵，以實其力，收拾人心，以固其本，輿賂各港，以足其餉，國軍尙可以爲也。夫虎不可離山，離山不武。魚不可脫淵，脫淵則困，願大人熟思之！」

芝龍拂袖起。成功以告其叔鴻達，鴻達壯之。因亦勸芝龍。芝龍念田園偏閩粵，驚馬戀棧，爲保全私人勢力，不願爲國犧牲，遂違衆意而進降表。當此千鈞一髮之時，成功急率所部別屯金門，芝龍召之同行，不從。因憤激覆書道：

「從來父教子忠，未聞教子以貳。今大人不聽兒言，倘有不測，兒只有縞素復仇

而已！」（以上均見明延陵王台灣海國紀）

芝龍卒不聽，率五百人詣清軍降。旋爲清將博洛所給，挾與俱北。猶強之作書招成功，成功覆書堅拒，終不聽，父子從此決裂。

十月，福州失陷，唐王被難的消息，傳至贛州。合城氣案，遂爲清將金聲桓所屠，萬元吉楊廷麟死之。於是閩浙贛三省均非明有。何騰蛟聞唐王死大慟，雇兵保護如平時。

時廣西巡撫瞿式耜與兩廣總督丁魁楚等，方在肇慶，聞唐王敗報至，共迎桂王由榔（神宗孫）於梧州。式耜過謁之，見其儀表非常，乃倡議立之。其母王氏以爲不可。並言：「諸君何患無君，吾兒仁柔非撥亂才也，願更擇可者。」魁楚等請之堅。遂以十月丙戌監國於肇慶。以府署爲行宮，以丁魁楚呂大器爲大學士，瞿式耜爲吏部侍郎，兼開學，掌銓事。何騰蛟聞之，亦與雲貴督師堵允爲連署勸進。先是贛州被圍，唐王遣大學士蘇觀生至南安募兵助戰，及汀州之敗，觀生撤兵退入廣州。會聞魁楚等立君，欲與共事，而魁楚慮其以舊相居己上，拒不與議。呂大器亦以其非進士叱辱之，觀生頗不平，俄而唐王弟聿錫率諸王遣臣自福建浮海至廣州，粵中布政使顧元敬等倡兄終弟及之議，觀生因利用之，遂於十一月，擁聿錫監國於廣州。

聿錫既立，尋進位皇帝，以廣州都司者爲行宮，改明年爲紹武元年，是爲紹武帝。同月桂王由榔亦卽帝位於廣西肇慶，取藩封永宇，又以神宗之孫取曆字，改明年爲永曆元年。

紹武，永曆兩帝既立，於是廣州與肇慶，二百里內，相互對抗，日治兵相攻殺，不暇外禦。識者早知大勢已無法挽救。清軍既陷漳泉，博洛卽遣副總兵李成棟率偏師沿閩粵邊境取廣州，以修養甲督之。十一月，潮惠兩州相繼失守，而廣州小朝廷尙大做其皇帝夢，若無所聞者。十二月，成棟軍突襲廣州，聿鑄方會蘇觀生等視學，倉卒不知所爲。君臣皆自殺，宗室諸王死者二十餘人。

「（十二月）十五日，清將李成棟以十七騎疾趨廣州，門者納之。時紹武帝方幸學闕射，聞變，易服踰垣，匿侍郎王應華家，尋縋城而出，走洛城里，爲羅者所獲。成棟禁之東察院，饋之食，不納。曰：「朕若飲汝一勺水，何以見先帝於地」

下？遂自縊死。」（明延陵王台灣海國紀）

廣州紹武帝小朝廷既已顛覆，清總督修養甲與李成棟商議，謂南雄韶州兩郡，連控江楚；肇慶爲粵西咽喉；梧州爲粵西門戶；宜先撫南韶，以通江右之援；定肇慶以抗兩粵之吭；取梧州，以固肇慶之藩。於是檄總兵葉永恩等，進兵南韶。別遣將取雷瓊高廉

諸州。而成棟親率軍攻肇慶。肇慶永曆帝小朝廷，從此播遷西南，終至滅亡。

永曆帝小朝廷，由播遷至於覆亡，共歷十六年。此十六年間，適爲鄭成功的事業由開創至於發煌的重要時期。永曆十六年（1661 A.D.），即清康熙元年，漢奸吳三桂入緬甸，追擒永曆帝而弑之。是年五月八日，成功傷明祀悲絕，以憂憤病卒於台灣。故成功一生事業，適與永曆一朝相終始。其子經及孫克塽繼立，仍奉永曆正朔；保全我民族「不削髮大義」，使台灣成爲反抗滿清表現強烈的民族文化精神之根據地，前後凡四十餘年之久。（按永曆三年，鄭成功以奉粵中正朔，永曆三十七年，克塽始降清，在永曆前，鄭芝龍已經營台灣，詳下第七節。）如此，永曆一朝情形，在詳述鄭成功一生事業前，實有略述之必要。

永曆帝初立於肇慶，以瞿式耜呂大器等爲輔，頗能勵志有爲。但爲時不及三月，宦官王坤復用事，專擅朝政，一如南京弘光朝故事（福王立，爲閹黨馬士英阮大鍼等所操縱）後此永曆帝之顛播流亡，皆王坤一人啓之。王坤於崇禎朝，曾監餉宣府，作威作福，爲禮部主事周鑑所參劾。坤又疏劾周延儒，延儒求去，左副都御史王志道言：「內官不宜

侵輔臣」。帝切責志道而放延儒歸。弘光立，坤自北而南，改名肇基，命督催閩浙金花銀兩，以高宏圖力諫而止。後入閩，隆武帝斥不用，入粵，事永曆。銓政軍務，任意顛倒，諸臣爭之不聽。及聞廣州破，坤卽促由榔（永曆）出走。瞿式耜請守峽口，不從。遂越梧州而西，由平樂遁桂林，遷徙幾無甯宇。坤後雖爲劉承胤所逐，然至武崗行在，仍得追侍帝側。國勢至此，猶聽中涓瑤亂，以踵敗亡之轍！讀南明史籍，誠不禁令人嘆息！

時清軍進攻策略，計分二路：一由廣東侵入廣西；一由鄂贛侵入湖南。永曆元年（順治四年）（1647 A.D.）李成棟既克肇慶，遂西入梧州。一月攻破平樂，桂林大震。丁魁楚先已棄桂王（永曆帝），以輜重四十艘出岑溪，降於成棟，成棟錄其家數百人殺之。魁楚乞一子。成棟笑曰：汝身且不保，尙求活人耶？並殺之，奸賊下場如此，可爲後世鑒戒。時明武崗鎮將劉承胤引兵至全州，王坤請桂王棄城赴之，式耜極陳桂林形勢，請堅守。並言：「半年之內，三四播遷，兵心民心，無不惶惑，我進一步，人亦進一步，

我去速一日，人來亦速一日，去而不守，則拱手送矣！」由榔不聽，因自請聲援留守，與城存亡。由榔許之，而自走全州，諸臣相繼引去。三月，成棟攻桂林，時何騰蛟經略衡湘，宿將重兵，悉屯湖南北，聲援不及。式耜獨毅然誓衆，督參將焦璉拒守，累戰皆捷，會積雨城壞，而劉承胤所遣援兵，復與焦璉軍齟齬，大掠以去，城幾破，式耜意氣自若，衆無叛志。成棟不能拔，乃退屯昆陽。於是廣西一路清軍攻勢已成頓挫。

瞿式耜之守廣西，實爲南明民族抗滿戰史放一異彩！與同時經略湖南的何騰蛟，以及其後由賊帥反正以效忠明室的李定國，可稱爲支撐永曆朝殘局之鼎足三柱。何騰蛟之守湖南，初期勢力頗大，設十三鎮，衆數十萬。先是，隆武帝尙在時，李自成敗死通城，其將郝搖旗等以衆無主，議歸明湖廣總督何騰蛟，率四五萬人驟入湘陰。騰蛟與章曠謀，遣部將萬大鵬等往撫致。且手書召之，謂「公等歸朝，誓永保富貴」，搖旗等大喜，與大鵬至長沙，騰蛟開誠撫慰，宴飲盡歡。搖旗招其黨皆歸，騰蛟驟增兵十餘萬。未幾，李自成兒子錦（李過改名）復擁兵三十萬至撫州乞降。湖南巡撫堵胤錫議撫之。騰蛟亦馳

檄至，胤錫乃躬入其營，開誠慰諭，皆踴躍拜謝。唐王大喜，告廟，加胤錫兵部右侍郎，總制其軍。手書諭勞錦等，賜名授官，號其營曰忠貞。拜何騰蛟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仍督師令規復江西。騰蛟乃部署降卒，參以舊軍，題授張光壁，黃朝選、劉承胤、曹志建、董英（五人騰蛟舊部）馬進忠，王允成（二人左良玉部將，先以衆數萬，降於岳州）李錦（賜名赤心）郝永忠（即搖旗）袁宗第王進才馬士秀盧鼎（六人皆自成部將），並爲總兵官，分鎮湖南北，與濟武昌荊州軍相持，是爲十三鎮。唐王死後，保境厲兵如恆。旋聞桂王立，遂與堵胤錫等連署勸進，其忠於明室，深識國家民族大義，殊令後人仰佩。永曆元年春（順治四年 1647 A.D.）何騰蛟駐軍湘陰，清以其爲南部勁敵，決以全力圖之。因召回勒克德渾湖廣之兵，而命定南王孔有德爲定南大將軍，偕尙可喜、仲明大舉進攻。騰蛟所設十三鎮，故皆盜賊之餘，聲勢雖大，不受節制，無戰鬥力。已而永曆帝奔全州，劉承胤迎之，挾走武崗，專威福，權力遠駕騰蛟上，諸將益解體。有德等以三月出兵岳州，總兵王進才守益陽，聞之，退保長沙，與狼兵將覃遇春聞，揚言乏餉，縱兵西

略而去，騰蛟不能守，單騎走衡州，長沙湘陰並陷。五月，有德進薄之，騰蛟爲張光壁兵挾走，脫入白牙市，清軍克衡州，張光壁走寶慶，堵胤錫走永定衛，李錦等潰入歸坐，馬進忠王進才逃入五溪。八月，清兵攻武崗，永曆走靖州，旋奔柳州。騰蛟展轉入桂林，與式耜議遣焦璉郝永忠盧鼎趙印選胡一青，分扼興安靈川永寧義甯諸州縣，清兵攻全州，騰蛟督諸將出戰，連營二三百里，式耜饋餽不絕，清師敗退。於是湖南全陷，騰蛟式耜兩人合力僅保廣西一隅。

瞿式耜具經國才，何騰蛟勇於征戰，兩人輔佐永曆，本可協濟中興；然局促一隅，終至失敗，分析其原因：一由於當時倉卒起事，各自應戰，無全盤籌劃，不能爭取主動。二由於廣西雲貴等貧瘠，無法支持大量軍餉，不能建立反攻根據地。三由於當時敵人勢力過於優越，加以漢奸外附，中涓亂政，雖欲不亡，亦不可得。然尚有兩點，關係民族興亡，爲南明宗室及諸抗滿志士所忽略，經鄭成功改正後，卒能使台臺海國，孤懸海外，延明正朔至數十年之久，爲今世史家所羨稱者：卽其一爲成功能統一軍令政令，統

籌餉精，革除當時分地劃餉之惡習。其二爲成功能創建新軍，採精兵主義，並建立親兵，得收指揮節制之效。考南明抗滿史跡，史可法之敗，實由於四鎮分兵。唐王之失，由於閩粵兵餉，盡授鄭芝龍。浙東之師，敗於方（國安）王（之仁）之分地分餉。兩粵崩潰，亦由於諸將爭地爭餉。瞿式耜專供饋餉，與何騰蛟密切合作，故得稍濟，可爲明證。何騰蛟十三鎮之潰敗，全由於無爪牙親兵。且兵在精不在多，降賊尤宜汰其冗弱，先於各部精簡驍銳，百中抽一，編練之以爲督標，庶可以收制馭指揮之功。（按此點魏默深亦言及之）騰蛟於此未曾注意。獨鄭成功起義，能一反前人之失，雖其初所率志士僅數十人，所駐僅金門一島彈丸之地。而其成就有非瞿式耜何騰蛟所可比擬者。故就人才言，成功實又在式耜騰蛟之上。

鄭成功本爲隆武朝遺臣。永曆元年及二年，仍奉隆武正朔，稱隆武三年及隆武四年。至永曆三年，始奉粵中正朔。他的事業，始終成爲獨立的發展。曾沒有借助於外來力，最尤爲難能可貴！

且成功起義之時，既傷隆武殉難，復痛母慘死，憤父降敵，擗踊號哭，縞素率師；孤臣孽子，椎心泣血。終至攜孺巾藍衫，哭焚之孔子廟前，誓圖報雪。其處境之艱難；情景之慘烈；言詞之悲壯激越；出於民族義憤，千載後令人讀之，尤不禁感動！

隆武二年十月，鄭芝龍既降，其家以爲可免暴掠，不設備。無何，清將博洛所部馬步兵突至安平，大肆淫掠。芝豹收拾子女玉帛，棄城入海。成功母不肯去，清兵入，被辱，自縊死。成功時在金門，聞訊，擗踊號泣，縞素率師，進屯安平，清兵見船隻塞海，急退還泉州。成功痛恨其母被辱，因用日人方法，剖其母腹，出腸滌穢，重納之以斂，黃宗羲賜姓本末記載如次：

「北兵至安海，大肆淫掠，成功母亦被淫，自縊死。成功大恨，用倭法，剖其母腹，出腸滌穢，重納之以斂。」

他滿懷悲憤，深覺報仇雪恥，非武裝不可。因往孔子廟前，脫下儒巾藍衫，哭焚之，以示決心。並仰首拜謝先師孔子道：

「昔爲孺子，今爲孤臣，向背去留，各行其是，謹謝儒服，惟先師昭鑒！」（明

延陵王台灣海國紀）

之後，作了一個長揖，離開了孔廟。從此他的書生時代，完全結束，而雪恥復仇的軍人生活，也就從此開始了。

四、集合志士反清復明

「豈知海上一二遺老孤臣，

心懸落日，血濺鯨波。

其魂魄不肯盪爲冷風野馬者，

尙有此等人物乎！」

——黃梨洲行朝錄自序中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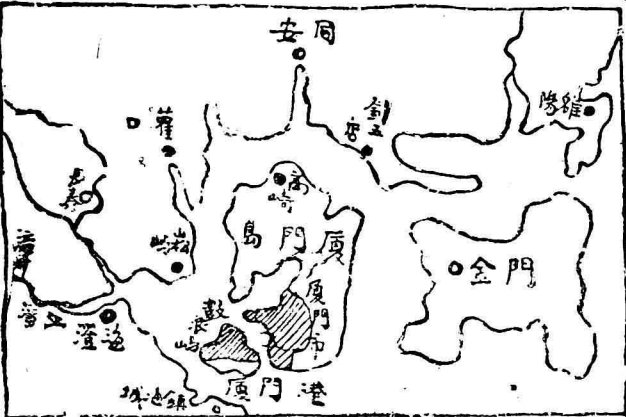
成功既已焚燒儒服，便率領他生平最要好的幾個朋友陳輝，張進，旋顯陳羈洪旭等，和志願跟從他的九十多個人，乘着兩隻大船，駛往海上，在廣東福建交界處的南澳洲，募集了幾千兵丁，加以訓練。隆武二年丙戌（1646 A. D.）十二月，他率領他的部下泊駐鼓浪嶼，會閣部路振飛曾櫻等，設高皇帝神位，誓師圖恢復，他的誓詞道：

「本藩乃明朝之臣子，縞素靡然，實中興之將佐，披肝無地，冀諸英傑，共伸大義。」

他用招討大將軍印，稱罪臣朱成功，仍以明年丁亥爲隆武三年。義旗一舉，各方志士，翕然從風。因以南澳爲根據地，署官守，置鎮將，訓練士卒，修造船隻，建築壘寨，撫慰遺黎，出家資以犒賞軍民，通海道以使商賈，船舶往來，島嶼縱橫，儼然已樹海國規模。明延陵王台灣海國紀記當時情形如次：

「移師南澳，勤王者遠近至，軍聲大振，即以洪政陳煒（按即陳輝）爲左右先鋒鎮，楊才張俊爲親丁鎮，郭泰余寬爲左右護衛鎮，林習山爲樓船鎮，柯宸樞楊朝爲參軍，杜輝爲總協理。訓練士卒，整理船隻，往來島嶼，待時而動。」

南澳及金厦二島形勢圖



鄭氏族固大，當芝龍降清時，其水陸大軍早已全部瓦解。但定國公鄭鴻逵仍率少數親兵逃往金門，建國公鄭彩據廈門，定遠侯鄭聯據梧州（屬金門）。其中以鄭聯勢力較大，幾至控制金廈兩島。諸鄭故海盜，多爲酒色狂徒，既無智謀，復不識民族大義。芝龍既降，此輩暗中已受款約，無敢舉義旗以抗滿清者。成功年少，具文武才略，拔諸父兄中，遠近皆屬心，既樹義幟，諸鄭亦相率反清復明。唯諸鄭之反清復明，並非忠於明室，實際上祇是保全私人勢力。及魯王進次長垣，彩聯等亦相率受其約制，依違於唐魯二王之間。故當時金廈兩島雖已樹立義旗，事實上軍權政權極不統一。

在此種情形下，成功的對策是：第一步結納諸鄭各部，使其了解國家民族大義，効忠明室。第二步逐漸在金廈兩島樹立中心力量，以設法進一步統一兩島的軍權和政權，建立抗戰的根據地。第三步聯絡各方志士，建立聯合陣線，展開全面的抗滿運動。隆武三年夏，成功與鴻逵彩聯等合兵，因整軍經武，設演武場於廈門中左所，督令所屬，勤加操練，以爲準備。

秋七月，福建沿海及內地，在成功號召下，義旗紛起，其中最著者有鄖西王常湖，在籍卿史沈佺期，光錄寺卿林橋升，主事郭符甲，推官諸葛斌等。時魯王攻福州失利，成功因率兵攻海澄，並會定國公鴻遠兵攻泉州，敗清兵於桃花山，遂進圍泉州，遇援解圍歸。明延陵王台灣海國紀記當時情形如次：

「國姓率部攻海澄，駐兵祖頭山，清援軍至與戰，右先鋒洪政中流矢，監軍楊期潰戰死，遂退兵入粵。會定國公鄭鴻遠兵攻泉州，在籍卿史沈佺期，光錄寺卿林橋升，主事郭符甲，推官諸葛斌起兵應之，列營桃花山。清提督趙國祚驅衆來戰，大敗之，進逼泉州。國姓每攻城，輒爲留石寨將解應龍所撓，不克逞，謀之鴻遠，僞爲攻城者，而別遣部將桑一筠杜輝襲其寨，大破之，應龍中伏死。初，國祚輕國姓，不爲備，至是始大戒備，盡夜巡防。時泉州西門守將楊義與諸葛斌通謀獻城，適國祚調義守東門，斌不知，夜率衆逼城爲所敗，全軍盡殲。鄉官郭必昌子顯謀內應，事泄一門十三口盡遇害，並殺故相黃景昉等。於是夜禁益嚴。漳

州副將王遣遣兵來援，國姓恐久戰師老，乃解圍歸。」

第一次向福建沿海各地出擊，雖尙未獲大勝；但風聲所播，已使沿海人民敵愾同仇，慕義而起。冬十月，成功從大學士路振飛會櫻議，以文淵閣印，頒隆武四年戊子大統曆。時閩粵間關，不知永曆即位肇慶，故仍稱明年爲隆武四年。十一月，大學士劉中藻響應成功，起兵福安，取福寧州。隆武四年（1618A.D.）正月，魯士兵取興化。三月建寧（即建甌）興化皆破，魯王改次沙埕。成功因率甘輝林習山等攻同安，清守將祈光秋廉郎（一作印）出戰，甘輝擊敗之，斬其守備王庭。郎等棄城遁。成功入城，以吏部主事葉翼雲知縣事，舉人陳鼎爲教諭，留丘縉林壯猷金作裕等將兵守之。五月，進圍泉州，不克。八月，清兵陷同安，屠其城，知縣葉翼雲鎮將丘縉等皆死難。成功待士民心，於此可見一般。十月，募兵銅山，遣施琅，楊才，柯宸樞，康明等攻拔漳浦，遂下雲霄鎮，抵詔安，移屯分水嶺南關，留宸樞守盤陀嶺。於是福建沿海漳泉各屬及閩粵交界地，多爲成功所部義軍光復。而閩浙交界沿海各地又爲魯王勢力所支配。作圖如次，可資明瞭。

閩浙粵沿海文界圖



四、集合志士反清復明

四五

十一月，成功遣光祿寺卿陳士京等，奉表朝永曆帝於肇慶。先是，「清兵入廣州，唐王聿錫殉國，遣臣林察航海來歸，始知永曆帝事。國姓以手加額曰：吾有君矣，遂遣光祿寺卿陳士京，中書舍人江子燦黃子高奉表至肇慶行在朝慶」，（明延陵王台灣海國紀）因於明年，改奉粵中正朔，是爲永曆三年。

成功既已掩有閩海東南等地，且屢次擊敗清軍，風聲所播，浙江廣東江西等省民族志士相率起義；急速展開全面的抗滿運動。浙江之師，以魯王爲中心，早與成功取得密切聯絡，成功雖不奉魯，而始終爲唐，但與魯王部將張煌言張名振友善。二張亦以成功勢力雄厚，相依犄角海上，以與黔粵遙相應和。當清兵攻陷浙江時（隆武二年 1646 A.D.），魯王自台州入海，石浦守將張名振以舟師從，欲於東海沿岸列島中，求一地利可用之處，以爲根據。時舟山爲黃斌卿所據，廈門又爲諸鄭（鄭彩鄭聯等）領地，均不願受魯王命。名振遂奉王走南澳，浙中遣臣自錢肅樂張肯堂熊汝霖阮駿以下，渡海奔赴者復十餘人，唯勢力薄弱，漂泊海上，無法發展。及閩中失敗，成功率師至金門走南澳

，樹義旗，諸鄭相率反清復明，名振始得成功助，與諸和鄭協，擴充部屬，奉魯王居長垣，（隆武三年 1647 A.D.）因聯軍攻略閩沿海各地。隆武四年，魯王得數遣兵攻下興化建寧紹武福寧三府一州，及掠取漳浦海澄連江長樂等二十七縣，進次沙埕，實由於鄭成功聯絡諸鄭一致行動之結果。而各地民族志士，聞唐魯兩王舊部密切合作，因而募義從風，亦有以致之。當義軍攻興化時，清守軍巡道，故明御史，乘清兵出戰，登陴盡易明幟，清兵望之遂潰。攻建寧時，城中義民舉火內應。攻福寧時，守將徐登華為唐王舊將，聞成功起義，並得錢肅樂書，即以城降。惜此種聯合戰線，鄭成功雖竭力倡導經營，而諸鄭（彩聯等）則蓄意破壞。是年夏，鄭彩專橫，殺大學士熊汝霖，及義興候鄭遵謙，錢肅樂以憂憤嘔血死。內黨既潰，外攻遂弱，所復郡縣，不久又為清將陳錦所攻陷。已而清松江提督吳兆勝謀叛，與明遺臣陳子龍潛招浙東兵起義，魯王遣張名振沈廷揚赴之，遇颶崇明，盡喪其師，廷揚投海死，兆勝子龍亦被殺。名振遁還，與阮駿合軍，由南田攻克健跳所，迎魯王入浙，魯王亦以閩地盡失，遂欲圖浙東，而略取舟山為其根據

地。

舟山羣島，臨浙海之東，南都陷時，江北總兵黃斌卿南遁閩中，上依勦事宜於唐王，力陳其地爲海外巨鎮，北可窺長江，南可取吳越。唐王因封斌卿爲肅虜伯，令率兵屯之。斌卿於是立制度，籍民困入官，民十五以上籍爲兵，聚糧造船，爲據守計。隆武二年六月，魯王旣敗，張名振護王出海，投斌卿，斌卿不納，君臣因是漂泊南澳。所謂「海上天子，舟中國公」，卽指此時。已而閩中破，隆武殉國，黃斌卿遂霸據舟山，視爲私人勢力，猖獗無復可制。王之仁走舟山，斌卿擊殺之，盡收其衆。又襲殺荆本徹。有王子浮海來，斌卿沈之外洋，而奪其貲。賀名堯歸順，殺其全家，奪船五十號。有標將名王大振，以斌卿取索無厭，因逃去，與張名振阮駿共訴斌卿逆跡於魯王。永曆三年（1694.A.D.）九月魯王命諸將鎮討之，斌卿將佐盡逃，阮進手斫斌卿，破其腦，而沈之海。魯王於是入居舟山。以張肯堂爲大學士，令阮駿王朝先分屯桐樵南田爲犄角。時溫台寧紹間遺民，苦清兵蹂躪，爭起兵自保，依山爲險，列寨以數百計。而上虞張煌言軍

尤爲堅強。煌言爲人有智胆，深識民族大義，屢約舟山師共窺寧紹，並聯絡鄭成功部，以爲聲援，內外襲擊，清軍疲於奔命。當時清浙閩總督陳錦奏報中有言：「浙東舟山海寇及各山寨之寇，皆以故國爲名，狼狽相倚。海寇登岸，則山寇爲之接應；山寇破剿，則入海以避兵鋒。交通閩粵，窺伺吳淞，久爲東南之患」。可見浙江抗滿勢力之雄厚。而所謂「海寇」，卽指張名振；所謂山寇，卽指張煌言。實際上均以鄭成功爲其後援。久之，名振恃舟山之險，謂清兵必不能至。遂於永曆五年（魯監國六年，清順治八年 1651 A.D.）秋，留兵六千，屬張肯堂等居守，而自與魯王大舉薄吳淞。會陳錦以全力逼山寨，盡破其衆，乘大霧渡海，阮駿以舟師逆戰，全軍盡覆，肯堂猶堅守十餘日，清兵掘攻陷之。肯堂衣蟒玉南向坐，令四妾，二子婦，一女孫先死，乃從容自經。名振聞變，急回軍赴援，而城已破。遂與張煌言共奉魯王赴廈門。依鄭成功。時成功已併鄭聯軍，完全控制金廈，勢獨強大，因迎王居金門。而名振等部從此亦受成功節制。茲舉史書記載如次：

「陳錦（清）克舟山，定西候張名振奉魯王南奔，謀取海壇駐師，致書成功，會

師迎駕，魯王亦與之書曰：「余與公，宗盟也，平居則歌行葦之章，際難合賦春令之什，公其無吝偏師，拯此同患。」成功乃令兵科給事中徐孚遠，前至魯王行宮，而啓永曆見正位粵西，宜去監國號，王復書，敕所以勉從監國意。乃使奉迎，居王金門，如寓公焉。名振阮駿等兵皆屬成功。」（明亡野史鄭成功）

浙海之師，自始至終，爲鄭成功所支持，上文已可證明。成功初樹義旗，卽建立唐魯兩王部將與諸鄭結納的聯合戰線。故有初期的勝利。及鄭彩專橫，諸鄭與魯王部下內闕，成功仍與張名振張煌言聯結，援助其北上經營浙海之師，已則經營金廈。肅清反側，併鄭聯等部，以統一軍權。舟山既陷，魯王南奔，成功又迎居於金門，與名振煌言等合軍後，成功仍遣名振北征；其攻取金陵時，煌言亦爲之嚮導，且爲之經略長江上游；均可以證明成功在反清復明立場上，與二張親睦，大義昭然！後人不察，以成功率唐而不奉魯，謂二張與成功，各成割據，而不聯繫，甚且如野史者流，疑名振之敗及遇毒，咎及成功，以故失浙海將士心，種種妄言，抹殺事實，誣蔑先賢，不可不於此加以明白

辯證！

由於鄭成功的號召，隆武二年（1647 A.D.）三月廣東和江西兩省，亦有大量的民軍起義。廣東方面義軍之最著者，為高州之陳邦義（明給事中）軍，端州之陳子壯（明大學士）軍，以及東莞之張家玉（明兵部尚書）軍。三軍聯合進襲廣東，時清將李成棟攻桂林已遭頓挫，因急回師東援。激戰數月，義軍盡殲，家玉等慘烈殉國，全粵震撼。而苦守廣西桂林之瞿式耜，遂趁此時機，遣軍收復平樂陽朔賓州梧州等地。江西方面在此時期亦有明益王（字由本）所部永寧王慈炎之起義湖東（鄱陽湖東），復建昌。與揭重熙之起義撫州，傅鼎銓之起義樂安共衆十餘萬。縱橫贛南，狙擊清軍，經六年之久，至永曆六年（順治九年 1652 A.D.）始被清軍包圍殲滅。故隆武三年，福建廣東江西廣西湖南（時何騰蛟敗走湘西）等省已全部成爲吾氏族志士與滿奴血戰之場。是年冬，鄭成功已聯絡諸鄭（鄭彩鄭聯等）攻佔福建東南沿海郡縣諸地，勢力日強。次年（隆武四年 1648 A.D.）魯王亦得成功援助，光復閩東北及浙閩交界郡縣多處，聲勢浩大。在此種情形下，祇要稍徵具

有些民族意識的人，沒有不慕義從風，奮然而起的！清江西總兵金聲桓、廣東總兵李成棟之反清復明，即在此時。金聲桓本爲明將，南都破時，以九江降清。江西戰役，其功在清遼瀋舊臣章于天之上。及事平，清任于天爲江西巡撫，授聲桓總兵，仍受撫按節制，意不能平。及聞永曆帝立及鄭成功與魯王在閩浙的抗戰光榮事蹟，已激動其國家民族義憤。因通款桂林，事爲清巡按董學成所覺，懼禍及，擬先發制人。適其妻子自北都來，亦勸聲桓爲明，痛詆編髮胡服之醜！反正之心遂決。隆武四年（1648 A.D.）正月二十五日，聲桓閉城門，部勒全營，圍學成官署殺之。執于天投於江中，迎故明大學士姜曰廣，僉都御史揭重熙於家，以資號召，桂王封聲桓昆國公，封其部將王得仁爲新喻侯，統兵復九江。揚言欲窺江寧。或說聲桓宜先攻贛，從之，召得仁歸，並力圍贛。李成棟聞之，亦於四月脇修養甲以廣東叛清歸明。成棟本明徐州總兵，降清後，隨清軍下江南，定浙閩，功高，素與養甲部將郝尙久爭功，有隙，遷怒養甲。其妾雖爲女流，極富民族意識，復以死迫之。志遂決。桂王聞之大喜，封成棟惠國公。金李旣反正，清軍自湖

南撤退，何騰蛟遂得乘間克復全州。遣焦璉等復永州，王進復寶慶，馬進忠復常德，堵胤錫取衡州，進圍長沙，湖南大部，又復歸明。時明舊將李占春，譚文、譚洪、譚誼，及義軍楊展，于大海，袁韜，武大定等，均先後樹反清復明旗幟；附桂王，受封號，請官吏。桂王因命呂大器總制其軍。於是桂王掩有兩廣雲貴，江西、湖南、四川等七省，駐蹕肇慶。明年（永曆三年1649 A.D.）鄭成功改奉粵中正朔，長江以南，幾已盡成明室江山。推崇倡義之始，成功勳績居多。及金李敗後，桂王西遷，而成功一旅，獨全海上，延明正朔；保全故國衣冠，不致編髮左衽，爲我民族放一殊光！追懷功業，數典不忘，我們尤不禁景慕嚮往鄭成功其人！



五、經略金廈控制閩浙

「誰能亦手斬長鯨？」

不愧英雄傳裏名。

撐起東南天半壁，

人間還有鄭延平！」

——邱逢甲詩——

隆武四年(1648 A.D.) (永曆二年)，鄭成功既已倡導閩浙抗滿聯合戰線，大奏膚功。不意諸鄭（鄭聯、鄭彩等）專橫，從中破壞，欲以保全私人勢力，致使聯合戰線分散，魯王北移浙海，閩中攻勢頓時摧挫。永曆三年己丑（1649 A.D.），陳士京還自肇慶，桂王封成功爲威遠侯（按各書所載，永曆三年，始封鄭成功爲威遠侯，延平王封於永曆十一年，唯黃宗漢賜姓本末，記己丑陳士京還自行在，即封成功爲延平王，錄此以待考證）。

成功因頒永曆正朔於光復諸郡縣，繼續攻取閩粵沿海之地。永曆四年（1650 A.D.），桂王自肇慶西奔梧州，抗滿形勢爲之一變。成功深知欲成大事，首在奠立鞏固的基礎，統一軍令政令，使全體軍民形成一堅強的戰鬥體。時閩粵沿海，盜匪出沒無常，成功因率軍南往南洋，剿滅楊廣許堅等盜魁，渡達濠，誅張禮；平粵南新墟金田等寨，收其餘衆，加以整編訓練。閩粵交界沿海既平，成功遂計劃經略金廈兩島，兼併鄭聯鄭彩等軍，以澈底統一軍令政令，組成完整的戰鬥體制。七月，潮州人黃海如陳斌，感成功忠義，導之入潮州，大敗清師於朝陽。成功威震閩粵海上，遂還師襲廈門，鄭聯方醉臥萬石巖，報至，不得通，詰朝酒醒出見，成功笑道：「兄能以一軍見假乎？一聯未及對，諸執銳者已前，遽麾軍過聯船，兵士皆誓服，莫敢動，遂併聯軍。時鄭彩軍亦爲張名振阮進周崔芝擊破於沙埕，彩引餘衆逃南海。數年，軍人星散，舟楫損壞，遂降成功，成功至此，乃完全控制金廈兩島。從橫閩粵海上，而其一生事業基礎，亦於此時奠定。

成功既得金廈兩島以爲根據地，立法度，修戰守，施政教，崇宗室，聘遺老，闢交

通，通商賈，其經略方策，約可言之如次：

一、澈底整頓軍事，統一軍令，樹立風紀，嚴加訓練：成功鑒於兼併諸鄭各部，良莠不齊，指揮極不統一；命令無法執行，戰鬥實成問題。因改編所部，裁汰老弱，抽其精銳，以爲牙兵，藉收統一指揮之效。其用法嚴，軍紀整肅，故師行所至，秋毫無犯，而戰勝克捷，所向有功。略舉史事以爲例證：

「辛卯（永曆五年）春，成功南次平海，（清）閩撫張學聖使泉州守將馬得功乘虛襲廈門，入之……未數日，鴻逵自揭陽來，得功欲退，不得渡，乃好語鴻逵曰：我不出島必不全，且公家在安平內地，請熟慮，鴻逵縱之出。四月朔，成功還至島，得功已去二日，大悔悵，按失島罪，斬其叔芝堯，諸將股慄，軍事復振」。（明亡野史鄭成功）

因失軍律，斬其叔芝堯，其用法無親疏，一種大公無私的精神，令人驚服！

「成功用法嚴，其下常懼誅，禮官陳寶鎰，黃開泰，先後出降，大清輒貴顯之，以

招島上人，島上人多動心。然降將亦慕成功賚予殊渥，第宅供帳，與己無異。以故郝文興等，迄死不貳」。（明亡野史鄭成功）

唯其用法嚴，滿清得乘機招誘其部下；亦唯其用法嚴，始能建立堅強的戰鬥體制。能以蕞爾金廈，與滿清固浙大軍抗衡。且革命陣容，尤在組織嚴密，安樂與共，艱苦同嘗。觀其對部下賚予殊渥，第宅供帳，與己無異，實具有犧牲奮鬥，甘苦共嘗的革命精神。故能建立紀律嚴明，戰鬥力極強的革命隊伍。茲舉史書記載其紀律與戰鬥力如次：

「……其人（指鄭成功軍管姓者）身在軍中，自石灰山轉戰而下，聲如崩山，然尤按步鼓收兵；至後乃大潰。延平師有紀律如此」。

「奮勁敵多矣，未有如鄭家之難敗者。」（清總兵梁化鳳語）

至其訓練士卒，可於次列記載看出：

「乙未（永曆九年）五月，祭旗，大演陸師，戈甲耀日，集縉紳觀之。六月祭海，大演水師」。（黃宗羲賜姓本末）

成功於戰術戰略，研究尤深。故能以少擊衆，以弱攻強。且激於民族義憤，堅勇卓絕，「每善處敗，素自勵氣，戾夫宿將，避駭不如」。其能成功歷史上的偉大人物，開創數千年來未有的奇局，實非偶然。

二、改廈門爲思明州，設官守，立法度，崇宗室。於是故國衣冠得以保全；典章制度得以恢復；而吾民族志士，亦得奔走呼號，圓目振臂，以投此狂濤落日，孤島片嶼之間，延明正朔於一隅。史書記載其情形如次：

「甲午（永曆八年）成功設六官，改中左所爲思明州，以鄭會知州事，月上魯王豚米。及瀘溪，寧靖，諸宗室。禮待鄉紳王忠孝，沈佺期，郭貞一，盧若騰，華朝薦，徐孚遠等，軍國大計，輒以相諮」。（明七野史鄭成功）

三、廣闢交通，保護商旅，設市船司，置屯田官，監理鹽法，以籌軍餉；成功經營金廈，欲建立強大軍隊，必需籌措大量軍餉。因派遣水師，保護閩粵沿海與南洋各屬商旅交通。設市船司，以綜稅收。並置官屯田，士卒更番墾殖。監理鹽法，以徵收閩海鹽

鄭 成 功

稅。其現存史書記載關於廈門一帶鹽務者如次：

「右武衛楊忠率兵趨潯尾南北場掘鹽。」

「鄭氏築潯尾寨，潯尾在同安，咫尺直廈門高崎。」全上



漳尾寨在同安沿海，其地闢南北場掘鹽，鄭氏派兵駐守，可知其置官監理鹽法，以徵收閩海鹽稅之事實。證以其後鄭錦在台灣，於永曆三十三年己未，（康熙十八年，1679 A.D.），以屯田道鄭時英監理鹽法，駐東石。滿清因亦派軍築靈水寨，以遏東石之史蹟。更可知其當時已控制閩海一帶鹽務。引起滿清政府的嚴重注意。

四、以「思明州」為中心，設儲賢館，發揚民族教育，號召志士，收納義民：在胡騎縱橫，腥膻滿地，全國民衆均為「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的亡國慘痛，而流血戰鬥與悲苦轉徙中，保存一塊乾淨土地。

〔考諸生學秀者入儲賢館〕（明亡野史鄭成功）

成功既已部署內部，即採取攻勢戰略。永曆五年（1651 A.D.）五月，成功率軍入漳州南溪，敗鎮將王邦俊。清提督楊名高，自福州步騎來救，迎戰於小盈嶺。名高大敗，成功乘勝率軍渡埔。清守將楊世臣陳光壁均降。九月清將陳錦奪舟山，魯王來奔，成功居之金門。永曆六年（1652 A.D.）11月，成功率軍取海澄，清守將郝文興以城降。清總督陳錦來

援，成功憤其襲奪舟山，因簡選精銳以待之江東橋北，錦狃於同安舟山之役，意甚輕敵，及戰，大敗，奔回泉州。六月，成功遂取詔安，南靖，平和，進圍漳州，兵至二十餘萬，所向克捷。清同知張著，推官石瑋，堅守不下。清金衢總兵馬晉寶往援，成功緹之入城。數日，出戰大敗，復退守陴，成功飭軍晝夜百道圍攻。距漳三十里有鎮門，兩山屬岸，遂築斷激水灌城，復列山圍之。城中斗米銀數兩，草木之實俱盡，城中人民，餓滿奴糜爛其民而戰，且激於民族大義，刺陳錦於鳳凰山，以其首奔成功，全閩大震。

漳圍至八閱月，中外困隔，（永曆八年）浙江清將固山額真，金礪，章京徐大貴等，總滿洲八旗勁旅烏金超哈所部，與提督楊名高部，共滿漢大軍數十萬人，由長泰間道直抵漳城北，成功營城南鳳窠山，乘高壓壘。突擊前進，血戰殲敵，積屍布野，流血成河。此一大會戰，為成功起義以來最大之戰鬥。事後清守道周亮工，收漳城骸骨七十三萬，焚瘞一大穴，立碑曰同歸所。時滿兵仍繼續增援，成功因戰略關係，遂率軍入海澄，嬰城堅守。

海澄一戰，抵抗清兵，更爲悲壯。自永曆五年（1651 A.D. 順治八年）至永曆十年（1656 A.D. 順治十三年），成功以金廈爲基礎，發動攻勢，與清兵大小苦戰凡數十次，其慘烈無有逾於此役者。當時張名振張煌言亦率軍北進，相與呼應，尤其使他氣壯。茲節錄魏源聖武記卷八國初東南靖海記一段如次，以資佐證：

「（順治）八年，……福建巡道黃澍，巡撫張學聖，總兵馬得功，巡按王應元，謀乘成功之出，擣安平巢穴，攫其貲。成功還，怒，以索償爲名，連陷同安漳浦南安平和海澄長泰等縣，進圍漳州七閩月。詔逮張學聖入京治罪。九年（1652 A.D.）三月，總督陳錦赴援，戰於江東橋，不利，退屯同安，其奴刺之帳中，以首奔成功，成功賞而斬以殉。十月都統金礪援軍至，屢捷，成功退保海澄，我兵圍之，城壞十餘丈；成功親當矢石，不退。一日，聞空礪遽發，成功曰：「此號礪也，將薄城矣，」下令兵皆挺巨斧以待，官兵四面蟻附登城，城上衆斧迎之，隨斧隨墜，濠爲之平，我兵解圍去。而張名振張煌言亦屢以餘軍入長江，登燕子磯，遙祭孝陵，掠戰艘

三百於吳淞口。時成功始終爲唐、二張始終爲魯，所奉不同，而其交甚睦。時明遣民義旅漸亡，獨兩重騎角海上，而成功尤雄。」

是年明西甯王李定國自武崗還，入廣西，攻肇慶，以書抵成功，請會師。成功得書，往報師期，並上諸將戰勳於行在。永曆七年（1653 A.D.）滿清政府知成功之不可敗，遂改變政策，下令招撫：

「（順治）十年（1653 A.D.），朝廷下令招撫，芝龍鴻逵皆封侯伯，成功封海澄公，令芝龍少子世忠持芝龍書招之，芝豹彩聯等皆降，獨成功不受。」（魏源聖武記

卷八國初東南靖海記）

當時滿清封鄭鴻逵爲奉化伯，芝豹爲左都督，成功爲海澄公。遣使者往授印信，成功抗滿意志堅決，絲毫不爲所動。因曲與周旋，宴使者安平，辭以未裂土，不受爵。而遺書清總督劉清泰，謂數十萬衆按甲待和，豈能枵腹？欲就漳泉興福各屬，權宜借餉，不待報，遣遣官四出。清泰所部聞風崩潰。使者還，言成功三戰：一先割四府（即漳泉興福）

；二不奉調；三不受部撫節制，比高麗不薙髮。滿清始知其無可屈降。

時張名振得成功之助，率師再入崇明所，奪北舟及歸者至五百餘艘。別將顧忠至天津，邀糧艘百餘。名振登金山，望哭崇禎先帝，哀團三軍。已而名振病卒，以所部付張煌言，清將李率秦即廷佐屢誘之降，均爲煌言成功所拒。是年冬，成功以措喻爲名，乘機登岸，大擾福州興化諸府，清廷復遣滿員入海招之，成功置之不理。因怒置芝龍於高牆，拘芝豹於寧古塔。成功益增兵攻漳州，清守將劉國軒募成功大義，舉兵降，十邑皆下。遂略泉州，縱橫衍蔓，諸縣望風崩潰，而上游延津等地均爲成功所部游擊掃蕩之區。

永曆八年（順治十一年1654A.D.），滿清政府提議割漳泉惠潮四郡地，令金廈二島薙髮，成功不受。因遣忠振伯洪旭北鎮陳六御北攻舟山，破之，以六御守。六月，遣洪旭攻浙江台州温州等地，已則率師墮安平鎮及漳郡、惠安、南安、同安等縣，撤兵聚思明，以清大軍將至，權探清野斂戍戰略。十月，清命鄭親王濟爾哈朗子濟度爲定遠大將軍，率大軍赴國防禦，以水師提督張大祿守禦海口，爲成功水師襲擊，海艦盡失，匿不奏聞。

，擬戰、時明晉王李定國已自廉州（今廣東合浦縣）出擊，下高州，拔高明，圍新會。廣東震動，遂致書成功，互相稱賀。

永曆九年（順治十二年 1655 A.D.）清貝子濟度自泉州出攻金廈兩島，成功遣林順、陳澤以砲舟出禦，清大舟先爲颶風所飄，多登而遁，鄭軍乘之，大敗。十餘人浮至金門，斷手刖耳鼻遺之。清別將攻白沙，亦爲鄭軍所敗。於是閩浙兩省沿海，幾盡爲成功所控制，清軍望風披靡，不敢與之接戰，成功因遣使告捷於桂王。

永曆十年（順治十三年 1656 A.D.）前衝黃梧以海澄叛降清，清封之爲海澄公。海澄軍儲多，成功使王秀奇，統黃梧蘇明同守，明兄茂先爲施琅副將，施琅之得罪於成功，茂實逸之，及茂從黃廷黃梧率軍攻揭陽失利，成功遂按軍法誅茂，並梧載罪。故梧、明均怨成功。至是，以海澄降清。時成功以清重兵在漳，議率衆北向以肆之，尅期解纜。聞海澄變，諸將皆失色，成功獨雍容自若，且奮然道：

「吾欲圖大，豈以澄邑阻事？有不行者斬！」

遂揚帆下閩安鎮，省垣大震。清兵急撤退往救，卒能轉敗爲勝。其戰略奇妙多類此。黃梧既降清，因獻平海五策。一、屯沿海以堵塞鄭軍登岸。二、造小舟以圖中左（廈門）。三、沒收鄭氏產業，並誅求親黨。四、斷商賈往來以絕金廈二島接濟。五、發掘鄭氏祖宗墳墓以泄敗軍恥憤。其後滿清更採取禍國殃民的遷海策，（詳後第八章）亦由黃梧倡其首。漢奸誤國，言之令人髮指！

鄭成初

六八

六、攻取金陵揚威海上

「千騎東方出上游，天聲今喜到宣州。

威儀今日驚司隸，勳業何人愧徹侯。

舊闕烽烟須早靖，新都版籍已全收。

遺民莫道來蘇好，猶恐瘡痍未可瘳。」

——張煌言詩——

永曆十一年（順治十四年 1657 A.D.）清台州鎮守馬信，寧波鎮將張洪德（即張弘德）
感成功忠義，率部來降，成功大喜。各予白金五千兩，蟒衣玉帶一，信母妻各白金五百
兩，珠冠霞帔一。五月，明晉王李定國奉桂王入雲南。八月，清兵陷舟山，總制陳六御
死之。成功遣甘輝等進略溫台，旋復舟山。還自閩安，攻寧德，滿將阿克襄赴援，恃其

驍勇，輕進、馬蹶，裹創步戰，爲輝所殺，清軍盡覆，軍威大震。冬，桂王遣周金湯自雲南經廣東龍門航海，至思明州，封成功爲延平王，諸將陞擢有差。成功以未有恢復功，辭王爵，稱招討大將軍如故。成功連年攻郡縣，所至軍律嚴整，無所侵擾。分所部爲七十二鎮，使六官分理庶事。至是，益治兵謀大舉，戈船之士十七萬，以五萬習水戰，以五萬習騎射，五萬習步擊，以萬人來往策應。又有鐵人一萬，披鐵甲，繪朱碧彪文，峙陣前，專斫馬足，矢銃不能入，逐日操練，克期大舉。

永曆十二年（順治十五年 1658 A. D.），成功擬大舉北上，溯長江攻取金陵，與其部下會議，說道：「據長江則江南半壁，皆吾囊中矣。」諸將多言南京道遠城固，須數萬人，不如就近向閩浙沿海進攻，較爲便利，唯馬信言金陵可取，竭力贊成。成功於是以前提督，洪旭爲兵官，鄭泰爲戶官，居守思明。自率中提督甘輝，後提督萬禮，武衛林勝，統領余新虎，衛左鎮陳榘，水陸步騎約二十萬人，舉帆入浙，以明兵部尙書張煌言爲監軍，嚮導進取，復樂清等沿海諸縣。將進長江，次羊山，暴風覆舟，亡數千

人，因退泊舟山，整固舟楫，以圖再舉。黃宗羲賜姓本末記之於次：

「成功會帥浙海，以少司馬張煌言爲監軍，北伐。抵羊山，羊山故有龍祠，海船過者，致祭必以生羊，即放於山上，久而孳乳日蕃，見人不畏避，軍士競逐之

。天朗波平，怪風猝至，海船自相沖擊，義陽王某死焉，於是返旆。」

魏源聖武記卷八國初東南靖海記，亦作如次之記載：

「時張名振已死，張煌言代領其軍爲嚮導，抵浙，陷溫州台州，師次羊山，相傳其下龍宮，戒震驚，成功下令各船盡礮，果颶發，挾電電，水起立，碎巨艦數十，漂沒士卒數千，成功乃旋師。」

這段故事，記來多少有些蹊蹺，帶了些迷信成份。但當時成功軍因遇颶風覆舟，暫泊舟山，確是事實。

永曆十三年（順治十六年 1659A.D.），成功聞滿清政府派遣大軍三路進攻永曆帝於雲貴——漢奸吳三桂由漢中四川方面進兵；滿都統貝子羅托與漢奸洪承疇由湖南方面進

兵，都統趙布泰由廣西方面進兵，均以貴州雲南爲目的——遂大舉進攻江南。

五月，成功全軍北出，以張煌言爲前驅，抵崇明。煌言請定崇沙爲老營，成功以攻勢戰略已具破釜沉舟之決心，不應預爲退守之計，不聽。遂由崇明入江。時清蘇松提督駐松江，江寧提督駐福山，分守要害。閩山及譚家洲均設大炮，佈置非常周密，金焦二山，更有橫鐵鎖佈江中，兩岸築木柵，稱爲「木浮營」，或「滾江龍」。煌言等海上軍，屢爲炮轟却不前。乃令士卒泅水，斷鐵索，乘風潮，以十七舟徑進，沿江木城俱潰。六月，復瓜洲，以柯平爲同知，守之。續攻鎮江，令煌言先搗觀音門，儀真，官民迎降。時清江寧蘇常諸道援軍畢集，以二十二日，陣於江口揚蓬山。成功率部登陸擊之，清軍諸會援者均一時宿將，提督管效忠尤以善戰聞，所部勁旅凡四千人，合他鎮兵在三萬人以上，戰未合，周全斌率所部二千人先登，陷陣，時大雨滂，騎皆陷於淖，海上軍徒跳擊刺，往來剽輕，所向披靡，清軍大敗，提督管效忠欲脫陣逃走，與朱操江同被執，清援兵盡被殲滅，存者不過什一。江南北大震。鎮江既下，卽派周全斌守之。留五日而西。

七月，哨卒七人，掠江浦取之。五日，蕪湖以降書至，軍威所播，遺民望風歸順。時甘輝請北取揚州，斷山東之師；南據京口，斷兩浙之漕，嚴扼咽喉，號令各郡，南畿可不戰自困。成功勇於進取，不聽。遂急率師直薄金陵，謁孝陵，移檄遠近。茲錄史書記載如次，以資佐證：

「己亥（永曆十三年，順治十六年）五月，全師北指，張煌言以所部義從前驅入江，煌言兵抵瓜洲城下，明日，成功至，北師出禦，滿漢死者千餘，乘勝逼其城。成功南渡攻鎮江，煌言泝長江，未至儀徵五十里，吏民迎降。六月二十八日，煌言抵觀音門，成功已下鎮江，水師畢至，軍聲大震。七月，哨卒七人，掠江浦取之。五日，蕪湖以降書至。」（黃宗羲賜姓本末）

「（順治）十六年，六月，由崇明入江，時蘇松提督駐松江，江寧提督駐福山，分守要害，圖山及譚家洲皆設大礮；金焦二山皆鐵鎖橫江，煌言屢却不前，令人泗水斷鐵索，遂乘風潮，以十七舟徑進，沿江木城俱潰。破瓜洲，獲提督管效忠，

圍鎮江，五路疊壘而陣。周麾傳檄，聲沸江水。攻北固山，士卒皆下馬死戰，官兵退入城，成功逐之而入，遂陷鎮江，屬邑皆下。部將甘輝請取揚州，斷山東之師；據京口，斷兩浙之漕。嚴扼咽喉，號召各郡，南畿可不戰自困，成功不聽。

七月，直薄金陵，謁孝陵。「魏源聖武記卷八國初東南靖海記」

成功恐金陵一時難下，而江楚上游援兵且至，因對張煌言道：「蕪湖上游門戶，倘留都（南京）不能旦夕下，則江楚之援兵日至，控扼要害，非公不可」。煌言因自領所部，由蕪湖進取徽寧諸路，移檄遠近，諸郡多相率歸附。凡得四府，三州，二十四縣。而下流之維揚蘇常亦皆待時而為降計。時江寧重兵，大半移征雲貴，守備空虛。松江提督馬進寶且擁兵觀望，陰通成功。煌言將向江西，馳書勸成功急攻南京，並分兵下旁縣。成功因累捷，不時發令，恐士卒疲倦。初至金陵，馬信即欲揮兵登城，成功不許。

「七月，煌言至蕪湖，傳檄郡邑，江之南北，相率來歸。郡則太平、寧國、池州、徽州、縣則當塗、蕪湖、繁昌、宣城、寧國、南寧、南陵、太平、旌德、貴池

、銅陵、東流、建德、石埭、青陽、涇縣、巢縣、含山、舒城、廬江、高源、涇陽、建平、州則廣德，無爲、和陽、凡得郡四、州三、縣二十四，而下流之常鎮屬縣，亦皆待時而爲降計。」（黃宗羲賜姓本末）

「煌言別領所部由蕪湖進取徽寧諸路。時江寧重兵移征雲貴，大半西上。城大，守備空虛，松江提督馬進寶，不赴援，陰通於寇，擁兵觀望。成功移檄遠近，太平……等四府三州二十四縣，望風款納，維揚蘇常且夕待變，東南大震。」（魏

源聖武記卷八國初東南靖海記）

於是，江南北大震動，大騷亂。交通軍訊阻絕，郡縣義民揭竿而起。清帝福臨，知局勢嚴重，極爲惶恐，因親臨南苑，集六師議親征。時清兩江總督卞廷佐。佯使人通款，以緩其攻，成功信之。按兵儀鳳門外，依山爲營，連亘數里，稍疎防範。清崇明島總兵梁化鳳，先已率部投降，又不時調，隨軍西上。化鳳偵丹陽無備，遂引兵突入金陵。已而巡撫蔣國柱軍亦赴援。化鳳登高望鄭軍，見營壘不整，樵蘇四出，軍士浮後湖而嬉。乃

率勁騎五百，夜出神策門襲擊，頗有所獲。次日，滿漢軍傾城出戰，由儀鳳鍾阜二門，以三路攻其前，而以騎兵繞出山後來擊。成功令甘輝守營，自出江上調舟師。諸營見山上糜蓋不動，不敢退，又未奉號令，不暇相救，遂大潰，爭赴舟，溺死無算。甘輝被執死。時爲七月二十四日。化鳳復遣兵燒海艘五百餘。成功遂收餘艦數萬人揚帆出海，以十月還軍廈門。

這一次大會戰，成功雖未能佔領金陵，長期控制江南半壁。但在短短的數月期間內，能以二十萬海上孤軍深入長江腹地，攻城略地，聲威所播，江浙皖贛四省，幾全入鄭軍掌握之中。其勢力之強大，戰鬥之慘烈，犧牲之光榮，影響所及，足以振奮民族精神；喚醒國族魂靈；爲志士仁人揚眉吐氣；爲千千萬萬黃帝子孫一雪血海冤仇！當時長江上下，義軍四起。卽以江右一隅而言，僅陳九思所部卽有三萬餘人。聞成功撤兵，皆退保南饒山中，久而不散，爲飢餓所迫，始爲敵人擊敗。其懷念上國衣冠，不忍見神明華胄淪亡於夷狄，因而犧牲戰鬥至死不屈的精神意志與魄力，未始非成功精誠感召之所致！

卽此一點，足使我大中華民族屹然獨立於天地之間，永遠不受其他民族之壓迫與征服！當成功撤軍至鎮江時，鎮江書生羅子木，抱成功足涕泣請留。成功亦泣述其軍糧薄無法駐守。此空前之民族大悲劇，其情其景，自今思之，尤不禁令人歎歎痛惜！至成功此次失敗，其主要原因，完全由於漢奸從中搗亂。始則爲梁化鳳所賣，終則爲朝廷佐所欺。而其過於信賴義軍力量，以爲江南已在掌握，不加防備，亦不無失策。成功爲人忠孝純篤，以爲中國人盡如己者。殊不知漢奸敗類，爲其個人利祿，出賣祖國之極惡罪行，有非常人所能想像者！此外在戰略上，未能用甘輝之策，北取揚州，南據京口，嚴扼咽喉，亦不無影響。此點成功深爲悔痛。大抵當時率孤軍入腹地，身臨危境，到處應戰，急不及擇。故其十月還軍廈門，痛念前事，哭甘輝而後入。且對諸將言道：「我從甘輝言，何至如此！」遂立廟祠之。

張煌言軍趨銅陵，與清軍遇，聞金陵收訊，亦潰。煌言變姓名，跳身間行，倉卒由建德祁門山中出天台以入海。諸納款與海上軍通者，遭滿清兵屠戮無遺。

是年，清軍盡取雲南，桂王出奔緬甸，明晉王李定國攻緬甸，迎桂王，不克。庚子，（永曆十四年）清台州守將張承恩，詣張煌言請降。清遣明安達理出浙海，士卒病死大半，不戰而歸。改以都統劉之源爲鎮海大將軍，駐鎮江，梁化鳳提督江南。復令將軍達素，總督李率秦，分兵出漳州同安，合攻廈門，並以粵東降將爲嚮導。成功使陳鵬守高崎，遏同安兵，鄭泰出梧嶼，禦清將許隆蘇利等兵，而自率周全斌，陳輝、黃庭次海門。五月十日，漳州兵乘風順流迫海門。成功傳令按舟勿動，俟大軍齊出乃擊。呼吸間，漳舡已至，擊破閩安侯周瑞船，瑞與五府陳堯策皆死，遂攻陳輝船，輝舉火藥燒之，滿兵既不習海戰，暈眩不能軍，被火灼，跳躍遁走。近午，風作潮湧，成功親自率旗督陣，集艦隊衝之。鄭泰復自梧嶼引舟合擊，清軍大敗，橫屍浮海，死者數萬人。有滿兵二百力戰，遣馬信招降，乘夜沉之同安。

這一次大勝，足以湔雪金陵敗軍之恥。清軍亦從此不敢窺伺兩島。然成功攻掠閩浙沿海如故。滿清無法應付，遂議以堅壁清野之策困之。此卽與奸賊黃梧等所建議之禍國

殃民的遷海策，不謀而合。（按遷海策正式提出及施行在鄭氏佔領台灣以後詳第八章）永曆十五年，辛丑，即順治十八年，正當成功出師攻取台灣之時，清下令遷沿海三十里於界內，不許商船漁舟一舫下海。民戀生計，多不願，脅以嚴刑，民多失業，顛沛流離，苦不堪言。滿清政府復欲施奸計，散成功黨羽，去其輔佐，下詔以利祿召其官屬。使此民族志士流血奮戰所建立的一片乾淨土地，因遭封鎖而趨於崩潰。其詔書云：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惟自古帝王撫御寰區，又安中外，凡屬血氣之倫，咸被生成之德，即有愚迷頑梗，亦不忍絕其自生之路，棄於化外。朕倚天眷，繼承大寶，敕寧率土，嘉與維新。逆賊鄭成功盤據海隅有年，罪惡貫盈。至其部下僞官將士人等，雖從逆助惡，但念爾等或屬其舊黨，歸正無由，或遭其迫脅，不能自拔，違遠鄉里，捐棄坟墓，親戚睽絕，骨肉仳離，揆諸人情，能無動念！祇因陷溺即深，虐愆久錮。自揣罪重，即歸正抒誠，恐難邀寬曲，躊躇觀望，情所必然。朕洞鑒隱衷，深爲憫惻，茲特開一面，赦其既往之辜，予以功名之徑，凡僞官

將士人等有能將鄭成功生擒來獻，或斬首來降，必破格論功，錫封公侯。如不能擒斬鄭成功，或擒其妻子，或各率所屬僞官兵丁投誠，亦從優敘錄，不吝高爵重賞。至於馬信，李必，王我，高謙等，雖背恩從逆，念其陷賊之由，有恐無辜被人誣參而從賊者，有力窮被執者，有畏罪苟免偷生者。未必甘心從逆，亦因畏罪不敢來歸，果能生擒鄭成功，或斬其首，或擒其妻子，或自領部曲，或招賊黨羽來歸，不惟赦其前罪，仍一體分別封賞。朕奉天子民，布大信於天下，招攜懷遠，決不食言。爾等亦宜盡釋疑畏，乘時建功，勿得坐失事機，致貽後悔。江南，浙江，福建，廣東王公將軍督撫提鎮等官，速行布告，咸使聞知。」（參見蕭一山清代通史上頁一四六。）

這篇詔文，充量的說明了鄭成功的偉大！以蕞爾金廈，能與強大而統一的滿清政府抗衡！至使滿奴無法措施，反求之於堅壁清野與招誘投降之下策；其當日我民族志士團結之鞏固，抗滿復明意志之堅強，以及成功處境之艱難，事業之偉烈悲壯！字裏行間，自然具有一種精神意識為之啓導！讀之使人景仰嚮慕，而不能自己於懷！

七、驅逐荷人收復台灣

「由秀才封王，爲天下讀書人，別開生面。

驅異族出境，語中國有志者，再鼓雄風。」

——台灣延平郡王祠唐景崧邱逢甲聯——

台灣是中國的一個老淪陷區；也是最近經過全民族八年的長期苦戰，才把它從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鉄蹄下光復起來的最新省區。台灣的回到祖國的懷抱裏，若干的中國青年，也許會感覺它的名字的新穎。其實，中國之有台灣，與神州大陸同其古遠。在地形上台灣與大陸當太古時本合而爲一，後因地形變遷始成爲海島。中國人之移殖於台灣，相

薄西歷紀元前八世紀時（東周春秋時）即已開始。中國人經營台灣之正式記載，起於吳大帝黃龍二年（230 A. D.）。後此之經營過程，可分為四期：第一時期，自三國至荷蘭人之被鄭成功驅逐，為國人探測與零星移殖時期。（230 A. D.—1662 A. D.）。第二時期，為鄭成功祖子孫三世據台，我民族經營時期。（1661 A. D.—1683 A. D.）。第三時為滿清政府設治內屬時期（1683 A. D.—1895 A. D.）。第四時期為日本帝國主義者統治時期（1895 A. D.—1945 A. D.）。自日本投降後，台灣再度歸還祖國，它前後兩度被外國人佔領，也兩度為國人所光復。本書所要說明的，就是鄭成功當日驅逐荷人收復台灣，以及其祖子孫三世在台灣經營情形。在未說明此種經營情形時，我們對於台灣的地理狀況，和初期國人的移殖和荷蘭人的侵佔經過，實有詳述的必要。

台灣位於亞洲東部大陸邊緣的太平洋上。此一大陸邊緣，形成若干列的島弧，北起日本千島羣島，南抵南洋羣島，台灣與琉球及日本羣島兩島弧，為其中堅。台灣在諸島弧中，有兩大特點：其一，為其位置約略居於此大陸邊緣南北縱線的中點。北距千島羣

島，與南距荷屬東印羣島，皆約略相等。而在其北的日本羣島，與其南的菲律賓羣島之間，成爲一最大且富獨立性經濟價值的島嶼。其二，在此若干島弧中，與我國最稱接近，距我國的福建，較距日本之九州尤近。故在歷史上，文化上，經濟上，最先受我國的影響，尤其在實際上，形成了我國之一部。

台灣的地質構造，前臨深洋，後負淺海。在其東海岸十數公里外，太平洋卽下陷爲二千公尺之深海，而東北沿琉球羣島的東面，更有一條七千公尺以上的深溝存在着。反之，在其西面的台灣海峽，海底淺緩，沿岸且日漸沖積。故台灣海峽，實爲我國的內海，而負有保障大陸的形勝，此點國人早已見及。台灣見聞錄中云：「屹峙海中，延袤二千餘里，爲東南屏障」。實非虛語。

④ 台灣的正確位置，在東經一一九度八分至一二二度六分，北緯二十一度四十五分至二十五度三十八分之間。北迴歸線適橫穿於全島的中部。全島略成一狹長的葉狀或橢圓形，走向爲北北東至南南西。全部面積則爲一三、四二三方哩（或三五九七三、五五方

公里)，包括澎湖列島 (Pescadoreas) 四十八方哩。台灣本島南北長二九五公里，最闊處一二三公里。隔台灣海峽與福建遙遙相望。其間最狹處約七十餘哩 (九十公里)。由台灣北部的基隆，西去福建閩侯，爲一四六海里。東臨太平洋，東北望琉球羣島，去日本長崎六三七海里。南與菲律賓隔一巴士海峽 (Bashi's Strait)。台灣南部高雄，去馬尼刺約四五〇海里，西南去星加坡約爲一、七〇〇海里。一九二八年，日本政府陸地測量局調查所，對台灣澎湖的面積發表實測數字如左：

地名	屬島數	周 圍 (日 里)		積 (日方里)			
		本地	屬島				
台灣	一四	二九〇・〇八	二五・五五	三五・六四	二、三八・五二	五・六五	二、三四・二八
澎湖	三	二九・二七	五四・〇三	八三・二九	四・一七	四・〇六	八・二三
總計	七	三一九・三五	七九・五九	三九八・八二	二、三三・六六	九・七一	二、三三・三九

台灣一如我國南部的海南島，在其歷史和經濟的發展上，都嚴格的受了地形上的限制。島之中部，有一濃林密佈的山嶺區域，爲半開化比較土著的民族所居住。近數十年來，其真相始爲外人所探知。台灣的山嶺遠較海南島爲高峻，唯據中東部，約劃台灣爲東西兩部，實爲東南亞洲最高聳的一道山脊。其間新高山高達四千公尺。台東山脈迫近海岸。西部則完全與東部相反。其東諸山與諸河形成直角，更以河流的沖積，而成一廣闊的西部平原。其中山疇相望，溝渠縱橫。久爲我閩粵兩省移民長期耕耘之區。此山東山西兩部分發展的異狀，完全坐於地形的關係。又如以東部海岸的懸峭平直，曾無天然港灣，而西部海岸之低緩淤淺，亦不容巨艦的停泊。其比較可用的港口，惟北部的基隆與南部的高雄，兩者皆位在與山脈走向成正交的海岸，因略以形成齒狀的港灣。至言島內河流，大抵距離短促，水流湍急，缺乏航行之利，但足資爲灌溉之用。後者對於西部平原的農耕，影響至大。東部山區的河流，更屬源短流暴，坡度極大，且多經懸谷，水勢猛烈。極富開發爲水電的價值。綜合言之：台灣全島可分爲四區：一爲東部山地區，

包括台灣山脈的主脊部分，及其兩側。尤以主脊以東的部分為廣大，全區縱貫南北，約占全島面積三分之一。二為東岸河谷平原及海岸平原區，包括沿海的狹窄平原及河谷平原，如宜蘭，菁萊，秀姑巒，卑南等平原。凡此平原，皆密邇高山，前臨深海，屬於河谷的侵蝕平原與河口之沖積三角洲，面積甚小。三為台灣山脈西麓的邱陵區，介於東部山區與西部平原區之間。自北而南，成一狹長的地帶，因西流河谷侵蝕的結果，造成破碎起伏的邱陵地段，高度自五百公尺以迄一千五百公尺。其中已有甚多地方，開發為耕地。同時為目今產木材最盛之區，因可資河流以便運輸之故使然。四為西部平原，為全島耕地集中之區，面積占全島五分之二，全部大致十分平坦，以中部為最闊，而以北部為最狹，直延至島之北端，實為全島經濟最稱發達的所在地。

台灣氣候亦佳。為半熱帶氣候，此種氣候為台灣經濟界「瓶造之母」，能予兩方面以強烈的影響。其一為決定牛產的形態；其二為養成居民的習性；終乃決定台灣文化之趨向。台灣的緯度，適當北迴歸線的南北地帶，其中部地方緯度，與廣州相當，而南部尖

端，則與廣東南界等高，而北部的基隆，則平行於曲江或桂林。故就全島言之，皆位置於亞熱帶及熱帶之緯度上，故爲熱帶氣候。諸羅雜識綜其地氣候有云：「……氣候與漳泉相似，熱多於寒。故花則經歲常開，葉則歷年不落，春燠獨先，夏熱倍酷，秋多烈日，冬鮮淒風，四五月之交。梅雨連旬，多雷電，山溪水漲，自秋及春，則風而無雨，多露少霧。田禾播種以後，亦喜露而畏雨，至月早昇，地常震，此一郡之大概……」讀此可知其一般情形。

台灣居民，大部份爲漢族，小部份爲日人與蕃人，漢族以來自福建者爲最多，廣東者次之，大都爲一八九五年割台以前的移民的子孫。日人則爲割台後所移殖者。蕃族則爲土著，有生熟之別。全台人口據一九三六年之統計報告，爲五、四五一、八六三人。其中台民（即中國人）爲五、一〇八、九一四人，占總數百分之九十以上。日人爲二八二、〇一二人，不過占全人口數的百分之五，其餘則爲蕃民及外人。

台灣土著蕃族，具有馬來血統，惟亦非純粹的馬來人種，而雜有東亞各種族混血者

。日人稻葉君山云：「台灣人種，傳說紛紛，莫能定論，或以爲馬來人 (Malay) 與尼革魯 (Negro) 人之雜種，或以爲馬來人與琉球人之雜種。或謂爲西方之馬達加斯加 (Madagascar) …或謂與中國苗種實同一根源。」(見氏著清朝全史第三十一章台灣入清領)。

此種混血種族，其型態實屬於尼西亞 (Nesiot Type) 的捲曲髮型與巴布亞黑人的血統。但就文化和言語上論之，則又與印度西亞 (Indoasians) 有關，一如菲律賓羣島上之依哥洛德人 (Igorotes) 者然，其人最初大抵亦由荷印和菲島漂海以至，藉東南季風與洋流之助力，流至台灣，棲息於台灣西部平原區。經過相當期間，形成某種程度的文化。及至明代，閩粵居民，大批移入結果，乃將其驅至東部山區，是爲生番。其留居於平原及山麓者，則俱漢化，稱爲熟番。前者野蠻成性，保守獵頭風習，武器曾不去手；後者文明程度，幾與華族無異。

漢族移居台灣最早者，據日人所傳，爲秦始皇二十八年徐福之率童男女移住夷州和甌州。夷州卽台灣，甌州卽小呂宋。徐懷祖台灣隨筆有云：「台郡番民種類甚繁，莫詳

所自。或云秦始皇時，方士將童男女五百人入海，蓋出於茲山，而育種至今。」此說難於徵信。其次中國史書記載四夷之名，如漢之東鯤，隋之琉球，掖玖，唐之琉鬼、澎湖、波羅公、宋之毗舍那國，實皆指台灣而言。中國與台灣交通之正確記載，當以漢末三國之吳爲始。吳大帝黃龍二年（230 A. D.），使將軍衛溫，諸葛直等，將甲士萬人，浮海求之，得其民數千人而還，時稱其地爲夷州。隋煬帝大業元年（605 A. D.）隋書琉球傳：「……帝遣虎賁陳稜，朝鎮大夫張鎮洲，率兵自義安（今潮安縣）浮海，擊琉球，至高嶼，又東行二日，至縑鼈嶼。又一日便至琉求……遣入慰諭之。琉球不從，稜擊走之，進其都，燒其宮室，載軍實而還。」時稱其地爲琉球。第九世紀初，唐人施肩吾曾率人墾殖澎湖有詩云：

腥臊海邊多鬼世，島夷居處無鄉里。

黑皮少年學採珠，手把生犀照鹹水。

論者或謂肩吾所稱，非必爲澎湖。宋史：「澎湖東有毗舍那國。」文獻通考：「琉球國在

泉州之東，有島曰澎湖，煙火相望，水行五日而至，旁有毗舍耶（一作那）國，語言不通」。郁永河稗海遊記：「相傳台灣空山無人，自南宋時，元人滅金，金人有浮海避元者，爲颶風飄至，各擇所居，耕鑿自贍，遠者或不相往來，數世之後，忘其所自，而語則未嘗改。元末設巡檢司於澎湖，隸福建泉州府同安縣，是爲澎湖設行政機關之始。明洪武五年（1372 A.D.）湯信國（和）經略海上，以島民（指澎湖）叛服難信，議徙近郭。二十一年，盡徙嶼民，廢巡檢司而墟其地。繼而不逞者潛聚其中，倭奴往來停泊取水，亦必經此。宣宗宣德五年（1430 A.D.）宦者鄭和率舟師航南洋羣島，遇風漂着台灣，携藥草以歸獻帝，稱其地爲東番。而台灣之名，亦起自有明，明季莆田周嬰著遠遊編，載東番記一篇，稱台灣爲「台員」，蓋閩音也。明萬曆間海寇顏思齊踞其地，始稱之爲台灣。」

據此，中國人之移殖台灣，始於三國，漸盛於宋元，至有明一代，已達於極盛時期。故台灣之名，亦始於明代。黃叔燾台海使槎錄云：

一 明萬曆間，海寇顏思齊踞居其地，始稱台灣。思齊剽劫海上，倚爲巢窟，台灣

有中國民，自思齊始。」

這段話祇能說明有明一代台灣中國人移殖之盛況。謂台灣有中國人自顏思齊始，實有膠柱鼓瑟之嫌。按明史及台灣府志均記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 A. D.）流寇林道乾掠近海地，都督俞大猷征之，追至澎湖，道乾遁入台。時台灣七鯤身鹿耳門等沿岸漢人的移民，已聚成村落。這些移民，據許地山窺園先生詩傳（許南英）中之言，此輩皆爲筆路藍縷以開闢台灣的無名英雄。其類別大致可分之爲五種：（一）海盜，（二）漁戶（三）賈客（四）規避重斂的漁民或倭寇的俘虜。（五）農民，許地山宗門，即係於嘉靖中，由粵揭陽移居台南。其始祖先超公，爲一塾師，乃第四第五類人物。自荷蘭人佔領台灣後，閩粵農民成千萬移入。及明末清初，國人之遁跡台灣以全髮於此海外孤島者，尤不可勝計。鄭成功既已光復台灣，遺民更相率來歸。當時閩粵移民中，且多客家人，其人習山居，刻苦耐勞，不斷反抗異族，民族意志極強。既移殖於台灣平原，大事開墾，至十九世紀末葉，台灣平原已盡爲漢人佔領開發。依據估計，十七世紀初，鄭成功初抵台灣時，台灣漢人尚

不過十萬之衆。至一八九五年割台灣於日本時，漢人約三百萬衆。今日台人已達六百五十萬人，其中倭人有二十八萬，生番十五萬，而漢人則有五百一十萬。三百年來，人口增加六十倍以上。台灣風俗，盡皆漢化，民既非土著，皆泉漳潮惠之人，故習尚多傳自祖國，與內地無甚差異。（參見台灣縣志論台灣風俗）

台灣之名，在中國歷史上既屢有變化，外人眼中初亦不名台灣。公元一五五七年後，葡萄牙人稱此爲 *Formosa*。稻葉君山云：「西曆一五一〇年……歐人始發見太平洋之大海洋乃在印度北方。翌年，葡萄牙王伊拏馬拏伊而一世，遣安篤資得爲使者，向支那出發。一千五百五十七年，得占廣東河口一要港之許可，遂稱其地曰澳門（*Macao*）。彼等往來於中國海口之間，遙望台灣，稱之曰 *Jiha Fromosa*。夫 *Formosa* 者，嘆賞其美麗之謂也。至此而後，初以琉球著，繼以北港著，後以東蕃著之島嶼，乃以庫汝摩沙（*Formosa*）之名介紹於天下。」（清朝全史第三十一章台灣入清領）

一六三九——一六九三年間，史家稱爲荷蘭在東西貿易上的鼎盛時期。荷蘭東印度

公司的勢力，初遍及遠東及中東。惟對華貿易，雖委曲求全，尙不獲伸其志。熹宗天啓二年（一六二二）曾以兵艦十七艘，進犯澳門，爲葡人與華八合力所拒。因侵台灣，據澎湖（稱澎湖爲 Pescadores 即漁夫之意），且於其間築城壘。荷人之據澎湖，緣於華人李錦謀之發蹤指使，且數度被逐。明史外國傳和蘭篇有如左記載：

「萬曆末侵奪台灣地，築室耕田，久留不去。又出據澎湖，築城設守，漸爲求市計。守臣懼，說以毀城遠徙，即許互市，番人從之。天啓三年，果毀其城，移舟去，然其據台灣自若也。已而互市不成，番人怨，復築城澎湖，掠漁舟六百餘，俾華人運土石助築。尋犯廈門，官兵禦之，俘斬數十人。乃詭詞求款，再許毀城遠徙，而修築如故。已又泊舟風櫃子，出沒浯嶼，白坑，東徙，莆頭，古雷，洪嶼，沙洲，甲洲間，要求互市。而海寇李旦復助之，濱海郡邑爲戒嚴。其年巡撫南居益初至，謀討之。四年正月，遣將先奪鎮海港而城之，且戰且却，番人乃退守風櫃城，居益增兵往助，攻擊數月，寇猶不退。乃大發兵，諸君齊進，寇勢窘

，兩遣使求緩兵，容運米入舟即退去，諸將以窮寇莫追，許之，遂揚帆去。獨渠帥高文律等十二人，據高樓自守，諸將破擒之，獻俘於朝。澎湖之警以息，而其

據台灣如故。」

據此，荷人之占據澎湖與台灣，其性質初純爲通商。中國政府以澎湖久爲設防之地，故三度爲荷人所據，終必三度收復。至於台灣，則去閩較遠，視爲次要，竟聽荷人據之。荷人之據台灣，初僅台南一隅。一六二四年，由鹿耳門入台江，台江爲其時良港，汪洋浩瀚，可容千艘。荷人占台江後，卽於其外圍一鯤身築安平城(Fort Zeelandia)及台江內岸築亦崙城(Fort Provintia)。一六二六年西班牙人亦曾侵入台灣，一六四一年爲荷人所逐。於是台灣全土，遂爲荷人占有，由巴達維亞的東印公司總督統治之，派領事官駐於台灣。荷人之占據台灣，一方固利在市易，一方肆力於農業上之拓殖，而其族人少，又盡商販海盜之屬，乃招徠中國墾民，由閩粵沿海一帶，輸入家畜，貸與資本，規定地制，而徵其租稅。台海使槎錄稱：

「自紅夷至台，就中土遺民，令之耕田輸租，以受種十畝之地，名爲一甲，分別上中下則徵粟。其坡塘堤圳修築之費，耕牛農具籽種，皆紅夷資給，故名曰王田。亦猶中土之人，受田耕種，而納租於田主之義，非民自世其業，而按畝輸稅也。

○ 1

蔡松坡著各國經界紀要論台灣田制，亦有如次的記載：

「天啓間，荷蘭人占據其地，始布王田之制，授田於民，令之開墾耕種，合數十佃爲一組，每組置長一人，凡耕牛種子肥料等件均由官貸與。其地積以十畝爲一甲，而分田園爲上中下三等以定租率。」

台灣在荷人招徠華人耕種墾殖之下，急速進步爲農業生產區。荷人名義上統治台灣，起一六二四年，迄一六六二年，凡三十有八年。但在此時期，中國政府雖不過問，中國海外那些原來開關台灣的無名英雄，却是要過問的。如上所述，明宣德時之鄭和，嘉靖時之林道乾，萬曆時之顏師齊，其墾殖開拓均在荷人以前。明史外國傳和蘭篇云：

「和蘭之據台灣者，崇禎中爲鄭芝龍所破，不敢窺內地者數年。」

閩摘略記云：

「紅夷犯順，鄭芝龍攻擊大膽，偵知夷艦，分泊澎湖，設計勒捕，焚夾板一隻，擒酋七人，後直抵料羅，麾令參將陳鵬等首圍夷陣，生擒酋長。因用牽掛燒焚之法，令同副總高應岳游擊張永產，澎湖游兵游擊王尙忠等夾擊，焚大夾板五隻，賊小船五十餘隻，生擒僞夷呷唵吧哇一名。前後計擒賊衆百餘名，斬級二十顆，焚溺以千計，此從來未見之死戰，亦從來未見之大捷。」

按明史，（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鄭芝龍初流入海島顏振泉黨中爲盜，振泉死，代領其衆，而台灣府志則明言「萬曆間，海寇顏思齊據有台灣，鄭芝龍附之，尋棄之，荷蘭取其地，因築赤嵌以居。」是鄭芝龍之經營台灣，確在荷人之前。芝龍大敗荷人爲崇禎六年（一六三三年），時荷人正統治台灣，芝龍已於崇禎元年，受明巡撫沈猶龍招撫，黃叔瓚清初紀亦謂崇禎元年，芝龍就撫，將台地稅予紅毛，爲互市之所。故後鄭成功攻台，稱其

地爲先人故物。又按明史崇禎八年給事中何楷陳靖海策言：「袁進、李忠、楊祿、楊策、鄭芝龍、李魁奇、鍾斌、劉香相繼爲亂，海上歲無寧息，今欲靖寇氛，非端其窟不可，其窟爲何，台灣是也。」是鄭芝龍外，在其地拓殖者大有人在。在當時中國朝廷視之，爲無賴，爲海盜，實則此輩亦如英荷初期殖民海外之志士，其行爲英勇，富冒險性，有反抗精神，拓疆闢土，功不可沒。鄭芝龍就撫後，於崇禎八年，徙閩粵飢民數萬於台灣，從事耕種，是爲台灣開發的最重要時期，自此以後，台灣歸然成爲一農產物寶庫之海島。

「會闕大旱，芝龍言於巡撫熊文燦，以船徙飢民數萬至台灣，人給三金一牛，使墾島荒，漸成邑聚。時鄭氏已去台灣，惟荷蘭夷二千踞城中，流民數萬散屯城外。荷蘭專治市舶，不斂田賦，與流民耦俱無猜，鴻荒甫闢，土膏而盈，一歲三熟，厥田唯上上，漳泉之人赴之如歸市。」（魏源聖武記康熙歲定台灣記）

這一段記載，明白的說出，荷、踞城中，專治市舶，中國人占鄉里，耦居無猜。唯記荷

人不歛田賦，則與台海使槎錄所記矛盾。事實上荷人是取租稅的。其次，鄭芝龍究爲台灣土著首長，故雖受撫，仍可以土著首領與中國官吏兩種資格與荷人交涉，故得再移殖大批飢民於島上，以從事墾殖。

以上我們已將台灣的地理情形和國人的拓殖以及荷人侵佔的經過加以說明。下面我們就可以說明鄭成功的驅逐荷人收復台灣的情形。

鄭成功之收復台灣，其動機有三：一由於當時抗滿運動形勢較前嚴重，自金陵班師後，積苦海上，深感廈門單薄，故謀所向。二由於其所奉之永曆帝已被逼走緬甸，失却聲援，且清實行堅壁清野策，接濟艱虞。三由於台灣離廈門甚近，且日漸開化，適荷蘭人方面的通事官漢人何斌，因負荷人二十萬債務，恐其發覺不能償還，逃回廈門，勸成功取台灣。茲引史書記載如次：

〔順治〕十八年(1661A.D.)，諭遷瀕海民入內界，增兵守邊。成功既自江南敗歸，又接濟路絕，由椰(永曆帝)已走緬，少聲援，勢日蹙；乃覬取台灣以自保。

。(清史列傳鄭芝龍傳)。「辛丑(1661 A.D.)，鄭芝龍子成功自江南敗歸，其勢日蹙，孤軍廈門。適甲螺(頭目之意)何斌負債逃廈，誘成功取台地。」(台灣府志)「成功積苦海上，自南都敗回，無經略中土之志，又虞廈門單弱，謀所向，紅夷譯何斌進曰：「公何不取台灣？台灣，公家之故土也，沃野千里，四通外洋，橫絕大海，得其地足以應國，取其財足以餉兵，土番受紅夷凌侮，每欲反噬久矣，以公威加之，如使狼逐羣羊也」。陳可取狀甚悉」。(明亡野史鄭成功)

當時何斌並言其地「耕種可以足食，興販可以足用，十年生聚，十年教養，真霸王之業」。因袖出台灣地圖獻成功，成功按視，以爲「海外扶餘」，左右議遂決。

永歷十五年(辛丑)(1661 A.D.)二月初一日祭海，即日率官軍登艦，自料羅灣放洋，向台灣進發，二十四日抵澎湖。四月初一日天明至台灣外沙線，進至鹿耳門，門外舊有淺沙數十里，荷人又沉舟塞港口，大船無從出入，所以平日不予設防。成功初至，未出登岸，說者以成功默祝，潮漲丈餘，乃得下小舟，由鹿耳門入，與荷守兵數戰皆捷。因

斷安平與赤嵌間的交通路線，先下赤嵌城，荷人多降。但仍一方守安平城作困獸猶鬥之計。一方告急於巴達維亞。茲摘引史書記載以資佐證：

「舟至鹿耳門，乘大霧並通。荷蘭歸一王以死拒戰，成功告之日：「此地先人故物，今珍寶歸而載歸，地方仍還我。」荷蘭知不敵，乃遁去，成功遂入據之」台灣府志「台灣之城，亂石疊，高數丈，厚丈餘，用火燬之，化爲石灰，融結一塊。其門戶澎湖，澎湖淡水地勢低下，海舶至此，必易舟而入，故險而易守。成功逼攻台灣，至澎湖，適遇水漲，竟以海舶渡之，直抵城下。城中紅勇不過千餘人，其餘皆鄭氏所遷之民也。以火礮攻城，城堅不受礮，灣民導之曰，城外高山有水自下而上，統於城濠，貫城而過，城中無井泉，所飲惟此一水，若塞其水源，三日而告變矣。從之，紅夷乞降，遂以大船遷國，成功王其地。」（黃宗羲賜姓本末）

「成功決意取台灣，諸將謂夾板船多礮，難近。鹿耳門水淺，不可渡。成功引舟

徑進，三月，次澎湖，至鹿耳門則水驟漲丈餘，舟大小尾銜而渡，紅夷驚謂自天而下，先取赤嵌，紅夷走王城死守。復燒其夾板紅，盡殲之。圍至十二月，紅夷出降，生存者僅百數十人，縱其歸國。」（明亡野史鄭成功）

當時荷蘭之歸一王，即 *Caret*，歸一王既告急於巴達維亞，巴達維亞荷總督派兵艦七艘，兵七百人赴援。而清吏亦致書台灣荷軍，請先合兵逐成功偏師之援大陸沿海者，然後攻其本營。荷人因以兵艦五艘應之。成功乃悉銳攻安平。自二月至十二月，歸一以安平被困日久，荷人死者千六百餘人，成功並塞水源以困之，荷人知不能敵，因要求下列數事：（一）荷人得攜必需之食料及彈藥。（二）荷人得攜私有財產以去。（三）荷人得携限額之金錢以行。（四）荷人得奏樂攜武器以去。（五）交換俘虜。（六）交還所奪荷人之船舶。（七）荷商會之財產及城塞，自願無條件交與明朝。（八）荷政府之文書得攜往巴達維亞。成功允其所請，荷人遂以城降，率其殘餘駕夾板船以去。今尚有成功受降圖行世，可以覘其情形。

成功既入台灣，即改台灣爲東都，王城爲安平鎮，赤嵌爲承天府。聘處士陳永華爲謀主，鄭省英爲府尹，在短時期內，招賢才、闢屯墾、修戰備、制法律、定官職、興學校，很快就替他的子孫奠定了一個建國的規模。史書記載如下：

「成功既有台灣，與所據金廈二島相犄角。又禮處士陳永華爲謀主；闢屯墾，修戰械，制法律，定職官，興學校，起池館以待明宗室遺老之來歸者。以赤嵌城爲承天府，置天興萬年二縣，招徠漳泉惠潮之民；汙萊日闢。」（魏源聖武記康熙戡定台灣記）

「改台灣爲僞東都，王城爲安平鎮，赤嵌號天興府，以鄭省英爲府尹，省英闢草萊，興屯聚，犯法者親故不假，有諫用法宜稍寬者，曰：「子產治鄭，孔明治蜀，皆以嚴濟事，立國之始，若先尙寬，流弊不可勝極也。」遂勸諸將移眷。」（明亡野

史鄭成功）

於是成功所率內地水陸官弁三萬餘，並家眷數萬人，全部入台，墾殖汙萊。台灣至此，已成中國人積極開發的區域；而我們的民族英雄鄭成功，更成爲海外拓殖的領袖了！

八、傳國三世永存正朔

「嗣藩頒製皇歷，遙頒未至。

本藩權宜命官依大統歷法考正刊行。

俾中興臣子咸知正朔，海內士民，

均沾厥福，用是爲識。」

——向達氏於大英博物館所見鄭成功所頒大明中興永歷二十五年大統曆識語

滿清政府聞鄭成功已擊敗荷人，佔領台灣。並廣招漢人，從事墾殖，部署軍政，樹立建國規模，知成功之不可或致。因於是年（永曆十五年）冬十月，殺其父芝龍，並及鄭氏之在北京者。同時，加緊實行堅壁清野政策，詔沿海居民三十里界外盡徙內地，令民間寸板毋入海，粒米毋越疆，犯者死連坐，欲以坐困台灣。

「是年，棄芝龍於市，鄭氏在京者皆伏誅。詔沿海居民三十里界外盡徙內地，禁漁舟商船出海，以杜構煽。」（魏源聖武記康熙戡定台灣記）

「大清患閩海久鬥兵，從鮮納海議，盡遷山東、浙江、福建、廣東、濱海居民於內地，立邊界，著令寸板毋入海，粒米毋越疆，犯者死連坐。」

成功一方憤恨滿清政府策略之毒辣，一方慨然於「沿海居民，以吾之故，備受異族凌虐，流離失所」。因計議：「移我殘民，闢我海隅，養精蓄銳，乘時而動。」遂擴大招致漳泉惠潮一帶失所的流民，渡海墾殖。其人亦從此「長子孫於唐市，指窟穴於台灣」。而明室遺臣，聞風慕義，從此相率避地台灣，以至髮海外者，爲數更多。成功均爲之築池館，厚聘禮，此輩衣冠之士，不僅表彰民族大義，輔助成功於一時；其影響及於民族後世者，尤爲至深且鉅。

永曆十六年（康熙元年1692 A.D.）吳三桂弑桂王，五月八日，成功聞訊，以憂憤病卒於台灣，享年僅三十有九！（1622 A.D.——1662 A.D.）史書記載如次：

「康熙元年，成功卒，年三十有九」（魏源聖武記康熙戡定台灣記）

「壬申，五月，成功死於台灣，成功感風寒，月朔受謁，尙坐胡床，諸將不知其病

。數日，卒，年三十九。」（明亡野史鄭成功）

成功死後，一時台灣海國曾極度緊張。當時內外形勢都非常嚴重。六月成功子經（錦）在思明，稱嗣封世子發喪。清靖南王耿繼茂，總督李率秦，乘機遣信史招撫。思明大臣鄭泰洪旭等謂：「先王（指成功）東征之日，猶欲權宜通好；今瀕海遷移，慘至此極，可不爲桑梓計？」衆意皆合，經遂下令道：「先王開國東都，草創未半，遽爾辭世，余將東承遺緒，諸君苟能息兵安民，無墮先王一生孤忠苦節，幸甚！」秦等乃議照朝鮮例，遣楊來嘉往北京待命，清廷認經灰燼垂滅，不許。於是，就江浙閩廣四省沿海，各設滿漢兵戶郎中一員，專司招輯，文武官降者，俱降四級用，金廈二島無知商人漁戶，或望風投款，多張大其事，遂形成海國之外來危機。

其次，在台灣海國內，當時成功弟襲懷異志，謀自立，亦引起一度內亂。原來鄭芝

龍有子六人，長曰森，卽成功、次曰渡、三曰恩、四曰蔭、五曰襲、六曰脈、恩、夫人顏氏出，及渡、蔭、脈、俱死燕市，惟襲隨成功在臺灣。成功歿，諸將以經在思明，推襲護理。襲謀自立，引黃昭，蕭拱宸爲腹心，諸將多不附。經聞之自思明引兵東出，以周全斌率中軍，陳永華爲咨議，參軍馮錫範爲侍衛。十月至臺灣，黃昭約諸將出禦，皆陽諾，會大霧，東軍迷後期，獨昭先至，衝經營，經營多新募，戰小却。全斌親率兵數十人力戰，昭中流矢死，俄霧開巳日午，衆皆驚呼道：「吾君子也，並投仗」。經入安平，遣人請襲，襲委罪于僕蔡雲，雲自縊死。收殺李應德，曹從龍，蕭拱宸等數人，餘悉不問，反側乃安。

永曆十七年(1661.A.D.)癸卯，正月，經自台灣還鎮思明，以內難旣平，祭告先王——鄭成功，申固守。從此海國基礎，始再度穩固。六月，經執其伯父鄭泰，泰先與黃昭書，昭敗事泄，畏罪自縊死。泰弟鳴駿，子續緒，以舡二百，兵八千，文武官四百人，入泉州降於清。周全斌等追之不及。由是蔡鳴雷、陳輝、楊富、何義，先後降清，金廈

二島軍勢漸孤。

是歲，魯王殞於金門，其世子及寧靖王諸宗室悉避亂奔依台灣。十月，清與荷人合兵來攻，由耿繼茂李率兵攻兩島，出同安。提督馬得功統新降將及荷艦，出泉州，黃梧施琅出海澄。經命周全斌當泉州兵。十九日，遇於金門烏沙。泉州船三百，荷人船十四，周全斌以二十舟深入北港，往來衝擊。荷砲無一中者，餘舟望見悉披靡，不敢進。馬得功殿後，爲全斌所破，赴海死，清兵遂潰。唯同安海澄兩軍得利，直走島中。經見衆寡不敵，退守銅山。清師墮廈門金門城，焚燒殺戮而歸。

永曆十八年甲辰(1694 A.D.)，正月，銅山糧盡，周全斌黃廷復被迫率所部降清，親舊多散，惟洪旭與陳永華，永華兄子繩武忠貞自矢，侍衛左右不去。於是，經引餘衆計內地官兵弁男女六七千人回台灣。改東都爲東寧，置天興萬年二州。委陳永華統理庶事，分土列屯，徵租均役，興魚鹽，申法禁，立學校，通市外國，安撫士民，示無西意，與民休息。一時閩廣浙沿海中外殊絕，民少安枕。是歲，前明兵部尚書張煌言，移桃花

山、被襲，檻車致杭州，不屈，死之。

張煌言自金陵回師後，仍率孤軍往來浙閩沿海各地，與清兵作殊死戰，但勢力非常薄弱。他聽到鄭成功已收復台灣，心裏固然歡喜，但仍主張急進。屢次託侍郎王忠孝，御史沈佺期，徐孚遠，監軍曹從龍勸成功從速出兵，且派羅子木親到台灣去見成功。但這時候，台灣剛剛平定，一切須待整理經營，且荷人亦俟隙而動，成功的意思，是等台灣經營已有基礎，勢力已漸雄厚，再圖攻取。當時煌言頗有些誤解他。故其寄成功詩有云：「只恐幼安肥遯老，杖藜早帽亦徒然」，「寄語避秦島上客，衣冠黃綺絕堪疑」等語。攻取的計劃既未實行，不久桂王殉國，成功以憂憤賣志病卒於台灣。接着魯土亦逝世於金門，煌言這時傷心極了。他哭之以詩云：

「自分孤臣九死應，國仇家難轉相。仍埋名恨不向梅蘄，誓旅知非擬賂丞。芳草王孫歸莫望，蒼梧帝子去無憑。挽戈此日將何待？仰視浮雲一拊膺。春來水逐桃花漲，老去人憎柏葉先。猶幸此身仍健在，擬隨斗柄獨迴天。」

成功死後，煌言知大勢已去，因遁跡南田隱居。同居者有參謀羅子木，門生王居敬，僕人楊冠玉。至是，爲清閩浙總督趙廷臣所偵襲，死於杭州。當時趙廷臣曾優禮待之，勸他投降。他作詩見志以答云：

「挪揄一旅尙圖存，吞炭吞氈可共論。敢望巨靡興夏祀，祇憑帝眷答湯孫。衣冠猶帶雲霞色，旌旆長懸日月痕。贏得孤臣同碩果，也留正氣在乾坤。」

他的絕命詞是：「我年四十五，偏逢九月七，大廈已不支，成仁萬事畢」。他死後萬斯大葬之西湖南屏山麓，黃宗羲弔之以詩云：「荒草密樹路三叉，下馬來尋日色斜。頑石嗚呼都作字，冬青憔悴未開花。夜台不敢留真姓，萍梗還來酌晚鴉。牡礪灘頭當日客，茫然隔世數年華。」至其畢生奮鬥價值，黃宗羲謂其可與南宋之文天祥比美；雖百死之餘，益見光彩！「文山之指南錄，公之北征紀，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文山從鎮江遁後，馳驅不過三載；公丙戌航海，甲辰就執，三渡閩疆，四入長江，兩遭覆沒，首尾十有九年。文山之經營，不過閩廣一隅，公提孤軍，以虛喝中原，是公之所處難也」。（黃宗羲張蒼水

墓誌銘）民族志士，忠貞壯烈，光照長虹，名垂青史！由張蒼水以追懷鄭成功，我人尤不禁低徊景仰之忱！

永曆十九年（1665 A. D.）清以施琅爲靖海將軍，督水師進攻台灣，出外洋，颶風大作，羣舟漂沒，引還，更嚴行禁海令。同年，荷人受清軍約，襲據鷓籠，圖台灣，不一年，爲經派軍所逐。永曆二十年，（康熙五年 1666 A. D.）清又遣使招撫，經堅執朝鮮不薙髮例，不就。後三年，己酉，永曆二十三年（康熙八年 1669 A. D.），清復遣明珠蔡毓榮至泉州，加興化知府慕天顏卿銜，兩入台灣，許以如朝鮮封貢。經遣柯平葉享報使，議卒不成。是年，經以陳永華總理政治，劉國軒掌管軍事。時天興，萬年二縣，人口殷繁，乃並升爲州，復置諸羅，鳳山兩縣，飭吏督課耕種。安撫土番，貿易外國，振興魚鹽。於是國以富庶，民以安康，不啻海上樂土，域外乾坤。清廷以三舉征帆，鍛羽而歸；而海上孤忠，無意受撫，初亦置之。次年經頒大明中興永曆二十五年大統曆，此曆近人向達曾見於大英博物館（牛津另藏有兩部）。其年康熙曆是照西法推算，而大統曆猶循舊術，兩

者計過兩日到三日。封面印有識語五行：嗣藩頒製皇歷，遙頒未至，本藩權宜命官依大統曆法考正刊行，俾中興臣子咸知正朔，海內士民，均沾厥福，用是爲識。有明正朔，經此刊佈，遂得傳播於孤島。

永曆二十五年（康熙十年 1671 A.D.），台灣秋禾大熟，民樂康豐。永曆二十七、八兩年（康熙十二、三兩年），吳三桂耿精忠先後反清，經以有機可乘，乃以陳永華爲東寧留守，自率軍渡海而西，一時閩中舊部，望風來歸。

初，耿精忠欲起事，內畏太妃周氏，未發。密遣番譯黃鏞使台灣，請兵援。經艤舟澎湖待之。及吳三桂反，清詔耿精忠留舊封，精忠因緩發，遂辭經。已而周太妃死，反計遂決。復遣鏞聘台灣，許歸全閩戈船。並謂：「王（指鄭經）將水，吾（耿精忠自稱）將陸，江浙不足平也。」

永曆二十八年，夏四月，經遣禮官柯平如福州報聘，精忠始慮下游不服，故藉經聲援。已而旬月之間，全閩皆下，浙之溫處，江之廣信，粵之潮州，繼踵風靡，意更驕倨。

。乃欲負約。因語柯平道：「師來不惡，當分地自戰耳」。由是兩家兵端又起。

經遣侍衛左都督馮錫範督諸軍入思明，守將趙得勝深交錫範，遂以兵降，會取同安。五月，至同安，守將華向蘭降，泉州守將張學克家在同安，繫之以招學克，學克聞變，趨赴不及，遂以軍降。施鳳亦率舟師降，下游人心搖動。精忠大恐，以王進舊將有聲，擢爲都尉，使鎮泉州。是月，經入思明，以鄭省英知州事，敍海澄同安功，趙得勝爲興明伯，張學克爲蕩滌將軍，華向蘭爲神武鎮，楊威爲尾宿營，施鳳亢宿營，鄧麟宋知同安縣，舟航漸集，部伍已成，舊人遺老，咸來問勞，其勢復振。

王進在泉州，爲其部將王藩錫兄弟等攻破，降經。黃芳度在漳，聞風欲降，念其父（黃梧）罪重，懼不免死。經使人言：「時際光復，事屬爾父，果抒誠悃，當棄前愆」，芳度因殺城守劉豹降，漳屬皆下，獨漳浦爲劉炎所據。於是，思明金門，泉漳二州，併入台灣海國範圍。秋七月，劉國軒大敗王進軍。十一月，敗劉炎，收漳浦，同時，遣趙得勝取潮州，鄭氏至此，遂已控制閩粵沿海各地。奄有東南半壁。

永曆二十九年（康熙十四年乙卯 1675 A.D.）精忠遣張文縉如泉州賀年，經遣鄭斌報使，自是耿鄭議和。然仍劃地而守，各自爲戰，相互兼併。

永曆三十年（康熙十五年丙辰 1676 A.D.）清兵入福州，耿精忠出降。清兵破泉州，劉國軒復移兵攻之，圍城兩月未下。清各路援師大集，國軒水陸布禦，以衆寡懸殊撤軍。九月，清大增兵攻沿海郡縣，鄭經撤泉漳諸軍，堅守海澄。清遣使議和，勸令息兵歸台灣，如先王時，經不聽。永曆三十一年（康熙十六年 1677 A.D.）春，清師攻海澄，經復大破之，遂圍泉州。經下教敍諸將功，以前提督劉國軒爲武平伯，征遠將軍，後提督吳淑爲平遠伯，寧北將軍，左虎衛何祐爲左武衛，進虎衛林陞爲右武衛，右虎衛江勝爲左虎衛，俱授左都督，餘鎮營各加級有差。後數月，清復增大軍，破海澄，敗鄭軍於泉州，經自是撤兵還思明，命諸將眷屬遷回東寧，閩粵沿海盡爲清有。十二月，清復詔遷沿海入民於內地，置戍，禁出入。甲寅之亂（耿精忠之亂），閩省遷民悉還故地，至是閩平，復議邊界。康親王疏稱遷界累民，請罷之，已報可。後鄭軍再掠內地，督撫提鎮請仍從

順治十八年例遷。及泉圍解，鄭經回思明，遂厲遷界之令，民益不聊生。永曆三十三年（康熙十八年1679 A.D.）春，清詔築沿邊界寨，自福寧及詔安，率一二十里置寨。量地險要，截內外，濱海數十里，無復人烟。遷海之策，至此已完全實行。

按清初苛政擾民，流毒黎庶，無有過於遷海一策者。遷海策，初倡之於漢奸黃梧，成之於燕人方星煥。星煥從兄星華官漳州，時成功已據台灣。未幾命劉國軒率師入閩，克漳州，星華兄弟同被擒，已而蹤之，復北依其主於燕京。其主問以海外形勢。星煥乘間進言謂：「海舶所用釘鐵麻油，鎗炮所用焰硝，以及粟帛，皆海外所罕有。大都海濱之民，闌出貿易爲接濟耳。今宜盡遷其人，移之內地。距海若千里內，皆斥爲甌脫，畫地爲界，嚴申禁令，有越界者，論殊死無少貸。島上窮寇內援既斷，來無所掠，如嬰兒絕乳，立可餓斃矣」。其主深然之，言諸執政，遂奏行其策。順治十八年（即永曆十五年），從鮮納海議，行遷海策，殆即指此。當時遷海策實行並未澈底，事實上仍爲堅壁清野而已。至是，派滿大臣分赴海疆諸省，尅期督民間遷徙。奉使者仁暴有殊，寬嚴亦從而

異。大抵浙江稍寬，閩較嚴急，粵東更甚之。初立界去海岸二十里，已猶以爲近，再縮二十里，猶以爲近，又縮十里，凡三遷而界始定。墮舟縣城郭以數十計。居民限日遷入，遠者輒軍法從事。盡燔民間廬舍，積聚什物，重不能致者悉縱火焚之，著爲令。越界外出者，無論遠近，皆立斬，地方官知情容隱者，罪如之，其失於覺察者，減死罪一等，功令既嚴，奉行者惟恐後期。於是四省瀕海之民，老弱轉死溝壑，少壯者流離四方，不知幾百萬人！遷海策既行，成功海上之威，曾不爲之稍減。而設界以防盜，更適曠民居以爲盜窟，禍國殃民，莫此爲甚！

二月，經復派軍取海澄，以張廷禪知縣事，劉國軒使吳淑率諸軍據果塘寨，旋收清水師於定海。上自普陀，下及廣東沿海，均派軍游擊，清軍疲於奔命。夏四月，總制陳永華言：「克壑長成，蒞事明遠，請循君行則守之典，立爲監國。」經從之。時年十六，號監國世孫。雲南既定，請移水師攻廈門。八月，清水師提督萬正色至福州，南下攻東石寨，陷之。於是鄭氏失險，議守思明。時北人畏台灣劉國軒如虎，兩軍兩持，閱歲，

互有殺傷。清大軍十萬，國軒軍纔萬人，營壘咫尺，指揮自如。國軒以果堂地要，夜，於其後版尾加築一寨。督撫提鎮將軍率滿漢數萬爭之，國軒吳淑以二千人依寨進，且戰且守，殺章京巴石免等。十一月，吳淑卒於營。淑苦戰創甚，版尾新築，諸衛鎮畏不敢守，淑毅然請自守之。清大軍築壘環攻，砲日夜不絕。淑神氣自若。會霖雨牆壞，淑揮左右使避，自據胡床寢，竟壓死。屍至思明，經親臨哭，盡哀。以其子天駟爲建威右鎮，統其兵。

清既謀大舉進攻，遂於是年詔封荷蘭國王，請以夾板船圖思明。荷人喜，願自備舟仗糧肉助戰，且請廈門互市。十二月，經遣右武衛林陞督舟師出思明。時福州造戰艦四百餘艘，會江浙舡各一百，潮州碣石船一百，尅期大舉。經悉發官私及洋艘砲船，以陞爲總督配兵四出進擾。

永曆三十四年，（康熙十九年 1680 A.D.），清總督姚啓聖提督施琅會荷人攻破廈門中左所，經率部引東寧。同年，陳永華卒。時清將賴塔致書於經，願以台灣爲箕子之朝鮮，

不必薙髮，不必易衣冠。經報書如約。但請留海澄爲互市公所。總督姚啓聖持不可，議復寢。永曆三十五年（康熙二十年 1681 A. D.）正月經卒，克塽襲位。（按經初立克塽監國，塽長而賢，然乳母出，經死羣小謀擊，廢塽而立其次子塽）清以「經已死，子少國亂，時不可失」。遂以次年（永曆三十六年）出兵。而承天府亦於同年十二月大火，延燒千六百餘家，米價騰貴。永曆三十七年（1683 A. D.）六月，清兵攻澎湖，守者拚鬥，死傷萬餘。劉國軒退守台灣，清兵踵至，潮漲失險，克塽乃率羣臣納印迎降。時將領被斬者七十餘人，官員被斬者三百餘人，士兵死者萬餘人。明寧靖王緘投環死，妻五人同殉。明祀至此遂絕。施琅令侍衛持榜示入台灣。諭軍民薙髮。自成功初起，至克塽降清，共傳國三世，延明正朔，凡三十有七年。茲摘引清史記載其最後經過情形如次：

F（康熙）二十二年（1683 A. D.）春，（劉）國軒貽書（姚）啓聖，請如琉球諸國

例，稱臣入貢，啓聖以聞，上勿許，趣琅進兵。時國軒擁衆二萬餘，據澎湖甚堅

。六月，琅發銅山，入八罩嶼，乘南潮攻澎湖，斬僞將沈誠等七十餘，復以大島

船五十六，分八隊奮擊，沈其船二百，斬僞官三百餘，兵萬餘，國軒乘小舟由吼門竄去，餘衆悉降。七月克埭，遣僞官鄭平英等乞降，琅請頒赦招撫。上敕諭鄭克塽、劉國軒、馮錫範等曰：「帝王撫御寰區，仁覆無外，即海隅日出之邦，無不欲其咸登衽席，共樂昇平。爾祖父自明季以來，出沒海洋，盤踞島嶼，本朝定閩，爾祖鄭成功竊據海隅，甘外正化。以及爾父鄭錦勾引奸徒，窺伺內地，屢經勦撫，頑梗怙終。爾方童稚，妄思效顰前人；寶伏台澎，特爲窟穴，倚險負固，飄突靡常。以至沿海居民時遭兵燹。朕念中外兵民皆吾赤子，何忍聽其久罹水火？故特命提督施琅運將練兵，出洋進勦。旋奏報澎湖已克，台澎指日蕩平。總督姚啓聖以爾等降疏奏聞，又據來使呈乞恩赦，朕體上天好生之德，特頒赦旨，前往開諭。爾等果能悔罪投誠，率所屬僞官軍民人等行登岸，將前罪盡行赦免。仍加恩安插，務令得所。爾等其審圖順逆，善計保全，以副朕宥罪施仁至意。」克塽既奉降，遣僞官馮錫範、劉國軒齎送降表，琅令侍衛吳啓爵持榜入台灣，諭軍民雜髮。

八月，瓊率大軍入鹿耳門，至台灣，克塽及僞武平侯劉國軒，僞忠誠伯馮錫範奉僞文武官迎降，收僞延平王金印一，招討大將軍金印一，公侯伯將軍銀印五，其地設府一，曰台灣。設縣三，曰台灣，鳳山，諸羅。自鄭氏據台灣，二十餘載，至是始入版圖焉。是年，克塽至京，授公爵，赦漢軍正紅旗，克塽死，爵除。

（清史列傳鄭芝龍。）

九、南明一脈忠義之鄉

「吾人當吉凶與共，以求回復天地萬有之明，滅絕胡虜，以待真命。一遇今朝廷

王侯非王侯，將相非將相，人心動搖，即爲明代恢復胡虜勦滅之天兆。吾人當

決行昔時陳近南之命令，立亭作橋，開天下太平之城，以實行作戲，歷五湖四

海以求英雄豪傑。握木楊城主權，焚香以立山河同永之誓。」

從現代史學家的眼光來看，鄭成功一生的事業，和其全部的奮鬥過程，在中國歷史上實具有其無可比擬的崇高和偉大！成功首樹義旗，抗清復明；以孤臣孽子之心情，雪百世不共戴天之冤仇；吹冷燄於灰燼之中。無尺地一民之據，止憑此神明華胄一線未死之人心，爲之鼓盪，爲之激勵，其處境之艱難，意志之堅決，犧牲之壯烈，心力所至，生死以之，尤不獲已！終使古今成敗利鈍有盡，而此不獲已者，長留於天地之間！跡其

用心之純，忠義之烈，以及其貢獻於國家民族之偉大，雖百死之餘，尤足與日月爭光！台灣於鄭氏時，延明正朔，堅持我民族不削髮大義，衣冠之士，相率歸之，前後將及四十年之久。便此孤島，蔚爲反抗滿清，保全民族文化的南明一脈之忠義家鄉！觀於沈光文，徐孚遠，陳近南諸公之志業和事蹟，不僅影響於當時；尤在啓導後世，使我大中華民族能永無獨立於天地之間。而其精神，其意識，其魄力，均由成功一人導其本源。讀史至此，能不令人景服！茲述數公事略及台灣一隅民族思潮之潛蘊流播情形如次：

沈光文，爲明季太僕，明亡後，初投於荷蘭人治下之台灣。鮎埼亭集沈太僕傳云：「……辛丑，成功克台灣，知公在，大喜，以客禮見。時海上諸遺公，多依成功；已而成功卒，子經嗣，頗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軍亦日削……公變服爲浮屠，逃入台之北鄙，結茅於羅溪門山中以居；山旁有加溜灣者，番社也。公於其間教授生徒，不足，則濟以醫。嘆曰：吾廿載飄零絕島，棄墳墓不顧者，不過欲完髮以見先皇帝於地下，而卒不克，其命也夫……癸丑，大兵下台灣，諸遺臣皆物故，公亦老矣。……而諸羅令李麟光，賢者也

，爲之繼肉繼粟，旬日一候門下。時耆宿已少，而寓公漸集，乃與宛陵韓文琦，關中趙行可，無錫華衮，鄭延桂，榕城林奔，丹霞吳堯輪，山楊宗城，螺陽王際慧結社，所謂台灣新詠者也（一種東詠詩又名福台新詠）。尋卒於諸羅，葬於縣之善化里東堡。公居台三十餘年，及見延平之世盛衰。前此諸公述作，多以兵火散佚，而公得保天年於承平之後，海東文獻，推爲初祖。所著花木雜記，台灣賦，東海賦，賦樣，桐花賦，芳草賦，古今詩，今之台灣者，皆取資焉。嗚呼！在公自以爲不幸，不得早死，復見滄海之爲桑田。而予則以爲不幸中之有幸者，咸淳人物，蓋天將留之以啓窮微之文明。故爲強藩悍帥所不能害。且使公如蔡子英之在漠北，依依故國，其死良足溟目。然以子英之才，豈無述作委棄於荒哉，亦未嘗不深後人之痛惜。公之歸然不死，得以其集重見於世，爲台人破荒，其足稱德虞淵之恨矣。公之後人，遂居諸羅，今繁衍成族，會鄞人有遊台者，予令訪公集，竟得之以歸，乃十卷，遂錄入甬上耆舊詩。一由全祖望這些記載，我們可知道，在鄭成功治下的台灣，起池館，厚禮聘，當時明室遺老，耆舊寓公，相率而來

，與夫繁衍成族蔚爲世家喬木者，更不止沈氏一門，尤其所謂「咸淳人物，蓋天將留之以啓窮微之文明」，實非全氏一人之私言，而爲天下後世之公論。中華民族文化之保存於海外孤島，綿延相傳，盡皆此輩遺老之功蹟；抑亦鄭成功招徠禮聘之功蹟。又鮎琦亭集外編卷十二徐都御史傳有云：「……字遠號開公：從亡入閩，時島上諸軍，盡隸延平……衣冠之避地者亦多。延平之少也，以肄業入南監，常欲學詩於公，及聞公至，親迎之，公以忠義爲鏃厲，延平聽之，娓娓盡夕，凡有大事，諮而後行，延平入白下，不克，尋入台灣。延平尋卒，公無復望，飾巾待盡，未幾，卒於台灣。閩中自無餘開國以來，台灣不入版圖，及鄭氏啓疆，老成耆德之士，皆以避地往歸之。而公以江左社盟祭酒，爲之領袖，台人爭從之遊，公自嘆曰：司馬相如入夜郎，教勝覽，此平世之事也。而吾以亡國之大夫當之，傷何如矣！至今台人語及公，輒加額曰，偉人也。……嗚呼！明季海外諸公，流離窮島，不食周粟以死，蓋又古今殉難之一變局也。幾社殉難者四，夏（按爲彝仲），陳（按爲臥子）何（按爲慈人）三公，死。二十年前。公死於二十年之

，九原柝見，不害其爲白首同歸也」。如上所述，徐氏「以忠義爲鏃厲」，匪但延南明一脈於一時，抑且使中華民族精神發揚於後世。命爲偉人，誰曰不宜。此實爲我華族立國精神之最偉大表現處，中國不尙武力服人，唯修文德以徠之。視其後日人之以威武臨台人者，相去何啻霄壤。

且鄭成功之在台灣，不僅優待遺老，宣揚祖國文化；尤在招徠閩粵黎民，五方雜處；教導番社，使其華化，如新港、加溜灣、歐王（即蕭壠）、麻豆、於其時稱爲四大社，均殷富習禮讓，而知讀書。其後孫元衡加溜社詩有云：「自有蠻兒能漢語，誰言冠冕不相宜，吐牛帶雨晚來急，解得沙田種芋時。」這個「漢語」與「衣冠」實濡染於成功治台之時。而漢人雜居番社之間，如孫元衡過他里霧詩有云：「舊有唐人三兩家，家家竹徑自迴斜，小堂蓋瓦窗明低，門外檳榔新作花」。這所說的舊有唐人，而今不存，大抵所指皆成功部曲。國破而家以亡，遂乘桴飄海以去南洋。其當日在台灣所起之示範作用，與教化影響，可想而知。

台灣於鄭成功時，既已成爲繼承南明一脈的華族忠義之鄉。成功死後，尤爲我民族志士祕密結社反清復明的中心。說者謂明末割天地會，或三合會者爲陳近南，而陳近南卽成功謀主陳永華之所託名，其人今爲台民祀爲尊神。鄭氏陳氏，在台灣同有其開創功績，在民間亦同有其號召能力。陳氏於成功卒後，知大勢將去，遂創立此會，豫謀潛伏革命種子於下層社會，以待時而動。考清史記載，三合會，又名三點會，亦稱天地會，創始於康熙時。鄭成功卒於康熙元年（永歷十六年）陳永華卒於康熙十九年（即永歷三十四年）台灣海國覆亡於康熙二十二年，時間正好相同。三合會的首領稱「大元帥」或「總理」。第二頭目稱「香主」或「二哥」。第三等者稱「白扇」「先生」或「三哥」。第四等稱「先鋒」。第五等稱「紅棍」。此五級爲幹部，普通會員則稱爲草鞋，其誓文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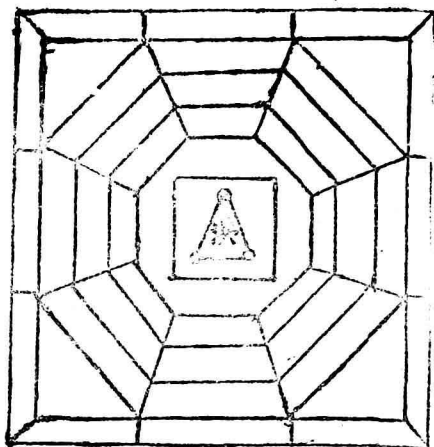
「天地萬有，回復大明，胡虜絕滅……吾人同生同死……姓洪名金蘭，結爲一家……

……以天爲父，以地爲母，以日爲兄弟，以月爲姊妹……吾人討滅仇敵，恢復明朝……

……啜血盟誓，神其鑒之。」

會規有三十六誓，二十一則，十禁，十刑等。三十六誓，大致如誓文。其中之一如本節前所摘錄云：「吾人當吉凶與其，以求回復天地萬有之明……握木楊城主權，焚香以立山河同永之誓」。等語即可知其完全爲一抗清復明之祕密組織。會中關於詐騙，背盟，均嚴格規定當遭極刑。並有票據，用暗語，爲會外人所不知者：

【每格都有不成文理的字】



松二兄衆弟枝柏

忠連結亭義花節

忠弟堂兄在前義

城點百兵萬將中

福祠來愿誓前海

反復我英洪汨汨

初洪結兄義門進

當泪表心眞誓天

長灣連天近口沙

渡烏見平太龍過

由三合會之「姓洪名金蘭」的誓言，演進而成後來之洪門會，其民族革命思想更爲明顯；而其假託於庵寺佛道等宗教組合，更可窺見其中衷隱。茲引洪門會歌如次，以資證明：

「道袍血染泪痕飄，事因西魯起根苗。辭官不做修行善，韃子胡人用火燒。山門千古昏王滅，暗地奔逃至北寮。涓（即清字）兵蜂擁難堪敵，中途幸遇郭英嬌。姑嫂挑劍兵殺敗，得脫東來廣惠潮。雲霄寄跡高溪寺，此仇時刻在心苗……蒼松上立洪英叫，聲聲語叫滅清朝。舉頭不見帝星照，吉兆英雄護明朝。五人結拜靈王廟，插草爲香把兵招。五色彩旗金鼓振，十面埋伏大東橋。兄弟聯明同肝胆，

斬草除根把恨消。替天行道神共鑒，誅滅涓賊轉明朝。」

此種民族革命思想，初以台灣爲中心，傳播及於閩粵沿海，次及於珠江流域，再次及於長江流域，其祕密結社的組織方式名稱雖各不同，而其精神則始終一貫。如清乾隆時的哥老會，本爲粵中某姓所創，實際亦從三合會傳習而來。三合會所傳播的反清復明的革

命種子，在台灣一隅的實際行動，依稻葉君山統計，自康熙二十二年清奪取台灣起，至光緒十九年止，二百三十年間，前後發生事變，有二十二次之多：

康熙三十五年 吳球肇亂於新港（台南）

四十年 劉卻起諸羅（嘉義）爲亂

六十年 朱一貴肇亂於台灣（台南）諸羅之衆應之，全島一時淪陷，朱一貴稱帝，至雍正元年始平。

雍正九年 鳳山之吳福生叛亂。

乾隆三年 許國珍，楊文麟之亂。

三十五年 鳳山黃教之亂。

乾隆五十一年 林爽文取嘉義，彰化，莊大田取臺南、鳳山、南北相應，一時全島俱陷。

六十年 陳光愛之亂

嘉慶五年 汪降之亂

九、南明一派忠義之鄉

鄭 成 功

七 年 蔡牽襲廈門，入大擔門奪巨礮而去。牽爲同仁縣人。十年，入台灣掠淡水

，又擾鹿港，縱殺戮，焚掠台南、鳳山。

十二年 朱潰犯蘇澳（宜蘭）

十五年 許北之亂

十六年 台北柑園之高夔作亂

道光 二年 林永春之亂

十二年 嘉義之張丙作亂。

咸豐 三年 鳳山之林供謀亂

又 宜蘭之林文英，吳淩作亂。

四 年 嘉義之賴厝作亂

五 年 林房王辨之亂

十一年 戴萬生肇亂於彰化，焚掠三年有餘。

同治 十四年 廖富之亂

光緒 十四年 施九段作亂於彰化。

三合會革命種子傳播於國內，潛蘊演進，更匯流而成今日中華民族革命的大海潮。自乾隆五十二年林爽文之變爲之倡率，卽蔓延於兩廣，江南各地，更遠及於南洋。道光三十年，三合會會衆進攻兩廣各地，太平軍效之，遂形成一次大革命運動。光緒二十四年，廣西鬱林南寧一帶，又起一大變動，亦以三合會黨李立亭洪振軍等爲之首。及至光緒二十六年，三合會頭目鄭弼臣等，與當時興中會的領袖，我們的國父孫中山先生，互相結合，並在 國父的指揮下，從事革命運動，卒能成功辛亥革命，推翻滿清，創建民國。今日中國國民黨的組織與成立，事實上三合會有其胎育的影響與助力。故台灣一隅，在鄭成功時，已爲南明一脈的忠義之鄉。在成功死後，由於反清復明的祕密組織，廣被下層社會，致使我民族革命運動，一線相承，薪傳不絕，終能達到最後目的。如此台灣在實際上又已成爲中國革命的策源地。

抑台灣之反抗異族運動，不僅限於狹義的反清復明，實際已蔚成我大中華民族爭取

獨立自由，與永遠不爲外族武力所屈服的民族精神。一八九五年，日清甲午戰爭，滿清政府割讓台灣與日本。當時台人一聞割台之議，卽謀獨立，以示反抗清廷暴命與日本暴行。日本既以武力佔據台灣，亦鑒於台灣民衆民族精神之激昂，恐其起而革命，遂肆其兇殘暴戾的手段，極力壓迫台民，從事全台「清莊工作」。據說當時每莊被殺的民衆，在三五十人以上。一八九六年之「六三」法令，所謂「匪徒懲罰令」，完全爲壓迫台灣同胞的反抗運動而設。且以台民抗日的中堅份子爲客家，更對客家僑民，多所殺戮。除在政治上利用高壓手段，以達其武力統治的目的外，更進一步，運用產業政策，以盡其榨取殖民地之能事；實行差別教育，以收其愚民政策及「皇民化」的成果。但台民的民族精神，百折不撓，愈挫愈奮，五十年來，革命運動，屢起屢仆，再接再厲，曾不以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而稍變其初衷。計自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一五年，約二十年中，台人先後起來革命凡十四次，誠如日人所謂：「三年一小變，五年一大變」；永遠保持我民族爭取獨立自由不爲武力所屈的偉大精神。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人感前此政策之錯誤，乃改用懷柔

政策，同化政策。台灣志士亦知此種毒計，一方內渡，參加祖國革命運動；一方潛伏組織，乘機而動。七七事變後，台民震於祖國抗戰，響應尤爲熱烈。在台灣革命同志會與台灣義勇隊指揮之下，枋寮民衆與番民合作，參加者數千人，槍械數百支；直接與日軍衝突，全部犧牲，其悲壯激越之情，尤足令人感動。他如台南鐵路之被毀，霧社暴動，嘉義暴動，宜蘭暴動，大甲和新竹等地的反「皇民化」的示威運動。台灣革命戰士的組織台灣義勇隊，到祖國東戰場服務。以及閩台協會，台灣國民黨支部之革命工作，無在不以打倒日本帝國，「歸宗反本」爲目的。今日本帝國主義已經完全崩潰。此南明一脈的忠義之鄉，中國革命的策源地——台灣，終於歸還祖國。追懷既往，展望前程，此一孤島之革命史蹟，尤足以引爲中華民族之無上的光榮！



十、惠政遠略民族光榮

「開前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遺民世界

極一生無可如何之遇，缺憾還諸天地，是創格完人」

——沈葆楨題鄭成功廟聯——

鄭成功在台灣，不僅使台灣形成了中國革命的策源地。特別是在十七世紀初期，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與荷蘭人開創海外殖民事業時，鄭成功和他的部下，已經成爲了中國唯一可以與歐人競爭的海外拓殖的志士。荷蘭人在當時，繼葡西兩國人之後，殖民東方，勢力非常雄厚。他們有火砲夾板船，且有全盤經營的東印度公司爲之後援，他們經營東方是有整個的計劃的。但在台灣完全被鄭成功和他所率領的志士擊敗了。成功既領台灣，他有許多的惠政和遠略，可爲後世師法。他到台灣不久在外交上，即敦睦鄰邦，通使

妻島，結好西班牙人，以獲得海上應援。在軍事上，除對滿清採取攻勢外，嚴守金門，廈門與台灣成犄角之勢，以防荷蘭人之進取。實施「寓兵於農」政策，「按鎮分地，按地開荒，插竹爲社，斬茅爲屋，教生牛以犁，其火兵無貼田者，正丁出伍，火兵補之，三年定其上、中、下，而爲之釐定稅率，有警則荷戈以戰，無事則野無曠土，軍有餘糧。」如此督兵墾殖，軍糧遂日益富饒。至其在台灣治績，依台海使槎錄所抄記掇之，如以澎湖爲外藪，築宮殿於台灣。荷人佔領下之王田，皆改爲官田。耕田之人，皆爲官佃，輸租之法，一如其舊，卽官冊所謂官佃官田園也。鄭氏宗黨及文武官與士庶之有力者，招佃耕墾，自收其租，而納課於官，名曰私田。卽冊所謂文武官田也。其法亦分上、中、下則，所用官斗，較中土倉斛，每斗僅八升。且土性浮鬆，三年後卽力薄收少，人多棄其舊業，另耕他地，故一三年丈量，蠲其所棄，而增其新墾，以爲定法。其餘鎮營之兵，就所駐之地，自耕自給，名曰營盤。年資所出，又有年徵度牒僧道額四十五名，銀二百兩，瓦厝草厝共徵銀一千二百四兩零，以足軍食。這些都可以看到成功之治台

，以輕徭薄賦，足食足兵爲其主旨。據蔡松坡著各國經界 台灣篇，載荷蘭人時代的台灣王田制度，以地積十畝爲一甲，分田園爲上中下三等以定租率。其等則及租率如此：

上田 九石四斗八升六合 華十六石五斗二升五合

中田 八石九斗二升三合 十五石五斗四升三合

下田 五石八斗三升四合 十石一斗六升三合

上園 五石八斗三升四合 十石一斗六升三合

中園 四石六斗三升三合 八石〇七升

下園 三石八斗八升八合 六石七斗七升三合

鄭氏改王田爲官田，輸租之法，一仍其舊。而文武官及民間富豪所開墾之土地，謂之文武官田，與私有無異，民田之制自此始。茲揭其地租之額如次：

上田 二石九升四合 華五石一斗二升合

中田 一石七斗八升四合 三石一斗〇七合

下田 一石二斗六升五合 二石二斗〇三合

上園 一石一斗九升 二石〇七升三合

中園 九斗二升七合 一石六斗一升四合

下園 六斗一升八合 一石〇七升六合

以官田與文武官田比較，稅率不同，爲四與一之比例。因官田之耕具種子，皆受之於官，佃戶所納者，實爲一種佃租。與文武官田之投資而耕者，不可同日而語。又文武官田之外，有所謂營盤者，卽屯田之類，其稅率今無可考。據此，成功當時之墾殖台灣，有官田、民田，營盤之別。賦稅既輕，法良意美，致招徠墾民五方雜處。而閩粵沿海民衆，尤相率歸之如市，卒使台灣成爲農產繁富之區。後清奪台灣，亦沿襲鄭成功已具之規模，並將鄭氏之官私田園，悉數改爲民業，約減舊額，按則勻徵。雍正元年，將破壞瓦厝草厝，悉爲開除，更廣招徠，墾田報賦。惟終施琅之世，嚴禁粵中惠潮之民，不許渡台。

，以施氏惡於惠潮之地，素爲海盜之淵藪，而積習未忘。及施琅歿，漸弛其禁，惠潮一帶居民，遂克越渡。其在台地，閩人與粵人適均，惟閩多散處，粵恆萃居。據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一書有云：「台灣一島，亦因初爲清廷克復，舊日鄭氏部衆，多半逃亡南洋羣島，因致全台灣空虛，人烟寥落。嘉應各屬客家，得此良好機會，又復向台灣經營。其初數目無多，然台地生活較易，客人受經濟引誘。其後愈來愈衆，愈殖愈繁，直到光緒中日甲午戰爭以後，客家僑民，因起而籌謀抗日獨立，屢爲日人虐殺，其人口始日見其少」。依此記載，則鄭成功舊部，因清軍奪取台灣，尙有大批遷往南洋羣島，爲今日華僑之祖。而台灣之後至者，且多爲客家人。其間人口分布，大概澹水以南，悉爲潮州客莊，如桃園、新竹境內，多屬潮嘉一帶移民。婦女操作至勤，多天足。與台北異，爲客家本色。大抵台中住民，以張，賴，林三大姓爲多。制軍開墾之外，又設學校。台灣府設府學，台灣、鳳山、嘉義，新化設縣學，淡水設廳學。又自康熙四十三年至乾隆三十年，先後在各縣設海東（府治）崇文（府）南湖（府），玉峯（嘉義）白沙（彰化）明

志（漢木）等書院。故自康熙至乾隆，台灣墾闢，已著成效。台灣之教化，亦漸可觀。此皆鄭氏惠政遺規，清廷不過壯其波瀾，收其後果而已。

台灣之番民，在鄭氏時，已極力加以教化。然其立法亦嚴。番民之犯法者，剿滅繼其後。卒使此輩畏威懷德，終至同化。至其徵稅，則諸羅雜識載：「墾社之稅，在紅夷（荷人）卽有之。其法每年五月初二日，主計諸官集於公所，願贖衆商，亦至其地，將各社港餉銀之數，高呼於上，商人願認，則報名承應，不應者減其數而再呼，至有承應爲止。蓋如今之招標拍賣辦法，隨卽取商人姓名，及所認餉額，書之於冊，取具街市舖戶保領，就商徵收，分爲四季。商人既認之後，率其夥伴，至社貿易。凡番民所有，與番民所需，皆出於商人之手，外此無敢買，亦無敢賣。」當時社餉一項，計鳳山下澹水八社番米，已有五千九百三十三石八斗，諸雜爲七千七百八兩零，可見其生產之發達。滿清政府繼其遺規，番民華化，更有可觀。池北偶談記康熙二十五年番民土耀漢連氏、甘勃氏，遣陪臣賓先吧芝復奉表進貢。表詞有云：「外邦之丸泥寸土，乃是中國飛埃。異

域之勺水蹄涔，原屬天家滴露。」又黃叔瓚於使台之餘，觀風各地，記乾隆以前台灣番民漢化與傾慕情形，亦可資參考。彼曾「歷其境，止其舍，目擊其飲食動息，與中土人民無二」。台海使槎錄稱：諸羅番東螺，貓兒干間，有讀書識字之番，有能背誦毛詩者。其他各社番童，能讀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左傳、漢書者，實繁有徒。黃氏並云：「肆業番童，拱立背誦，句讀鏗鏘，頓革味雖舊習。陳觀察大輩有司教之責，語以有能讀四書習一經者，復其身，給樂舞衣巾，以風厲之。癸卯夏，高太守鐸甲受各社讀書番童，余勞以酒食，各給四書一帙，時憲書一帙，不惟令奉正朔，亦使知有寒暑春秋。番不記年，或可漸易」。因殿之以「漢塾」一詩云：

紅毛舊習篆成蝸，漢塾今聞近社皆；漫說飛鸚難可化，泮林已見好音懷。

這種番民向化之深且遍，完全要歸功於鄭成功首創教化番民之宏規。

台灣海國除自給自足外，國際貿易尤有可觀。當時中國沿海自山東以至廣南，都有「國姓」的商船往來，與內地通商，獲利殊豐。其在海外，則與日本斐島、西班牙，暹羅

、安南、葡萄牙諸國通商貿易。明亡野史鄭成功傳記載如次：

「是歲（永曆二十九年）番舶互市於思明。先是中左所爲諸洋利藪，島破，夷舶不至。甲寅，鄭氏復島，英圭黎萬，暹羅，安南諸國，皆獻方物互市，中左烟火市里，幾復其舊」。

區區廈門小島之商業，已有如此規模，在台灣，其海外貿易，更可想而知了。台灣地方，利於製鹽，其氣候與海水比量均極適於製鹽業的發展。在鄭成功時，鹽業即已相當發達。鄭經「以屯田道鄭時莖監理鹽法，駐東石」。明顯的證實：當時鹽業已成爲海國主要的經濟基礎之一。

鄭氏在台灣，自成功開國時起，在政制上，始終保全明代制度，推崇上國衣冠。他分置六官，儼然獨立機構，與滿清政府對抗。經再出思明，更增設官制，以陳永華爲御史總制，留守台灣，以六官協理，洪旭子洪磊吏官，楊榮戶官，鄭斌禮官，柯平刑官，楊賢工官，惟不設兵官，置六科都事察言，承宣賓客。諸司親軍，曰侍衛，以馮錫範爲

之。曰勇衛，留守永華攝之。曰左右武衛，薛進思，劉國軒爲之。曰虎衛，何祐，許耀爲之。曰五衛，施福爲之。曰鑾儀，艾禎祥爲之。又有果毅，折衝，五常，五行，五兵，左右先鋒，前鋒，後勁，中權，戎旗二十八宿營制，聽五提督節調。凡文武事宜，皆贊畫參軍陳繩，武侍衛錫範主之。經連年用兵，取餉於東寧，比得漳泉，轉運不繼，始用六官徵催富民紳士，以鄭省英爲宣慰使，統督各郡錢糧。前昌密道吳慎爲屯田道，清收屯租。諸縣令以六科都事爲之，皆從台灣舊部調來任用。人月輸銀五分，名曰毛丁。船計丈尺名曰樑頭，督造採船料。鹽司分莞鹽場。又以陳進章司泉州，馮錫圭主漳州，鄭珍英司潮州。鹽石徵餉四錢，餉司科雜稅給軍。於是，在鄭氏極盛時，泉漳潮三州均已推行海國政制。

鄭氏在台灣之惠政遠略，遺留至今，終使台灣成爲中華民族反抗異族表現確列民族文化精神之根據地。台灣人民，對於祖國同胞之愛，溫厚纏綿，尤多令人可歌可泣之處。近人梁啓超於台灣淪陷後十七年遊台，舟中有台灣遺民，談亡台時事甚詳。梁因紀之

以詩云：

「漢家故是負珠崖，覆水東流豈復西。我遇龜年無可訴，聽談天寶祇傷悽。」

梁抵台後，三月三日，遣老百餘人，設歡迎會於台北故城之蒼芳樓。相與談故國滄桑，感懷系之，亦有詩云：

「尊前相見難啼笑，華表歸來有是非。萬死一詢諸父老，豈緣漢節始沾衣。」

「破碎河山誰料得，艱難兄弟自相親。餘生飲淚嘗杯酒，對面長歌哭古人。」

後鄭霄光赴台，亦有台灣感舊詩云：「三十年間一夢闌，河山依舊帶愁君，後生不識前朝事，每把威儀問漢官。」此種愛國熱情，流傳民間，發為詩歌，令人感動。一同胞無限感，盡在不言中——今台灣已經光復，我同胞終得返本歸宗。今後台灣不僅為中華民國整個領土之一部。其政制亦已成為中華民國整個政制之一部。我全台六百餘萬同胞，更應格外振作，特別興奮蹈厲。在中央政府領導之下，努力建設三民主義的新台灣；進而完成整個現代化的新中國的建設！

追懷往史，從台灣的開闢，至今日台灣之歸還祖國，我們對於十七世紀這一位建立海國殖民海上的民族英雄——鄭成功，真不禁其低徊景仰之忱！今台灣尚有明延平郡王祠，爲清同治十二年，欽差大臣沈葆楨奏祀鄭氏者。當日本割據台灣時，雖壓制台人，無所不用其極，然於成功祠廟，感念其威德，仰慕其教化，亦爲之常新廟宇，血祀不衰。且列於縣社，稱之爲開山神社。其廟正殿有鄭成功塑像及神位，後殿祀成功生母田川氏，左爲監國祠，祀鄭克塽及其夫人陳氏，右爲寧郡王祠，祀寧郡王及五妃。東西兩廡下，乃鄭氏部下五十七人之神位，爲之配享。廟貌莊嚴，且有日本風。其忠義之心足以感人；甘棠之愛足以懷人！台人至今思之，尤稱之爲「國姓爺」而不名。殿旁有鄭王手植梅一本，榜曰遺愛之梅。此在台灣開發史上，更具有繼往開來，承先啓後之徵象。唐景崧邱逢甲曾有題鄭氏廟聯云：一由秀才封王，爲天下讀書人，別開生面；驅異族出境，語中國有志者，再鼓雄風。」我們的時代青年，讀書人，學學偉大的鄭成功吧！

三四、十一、十六、脫稿於重慶

鄭成功傳大事年表

民元前	西曆紀元	君	主	紀	元	大
二八八	1624	甲子	明熹宗由校 天啓四年			七月十五日，鄭成功生於日本。客魏亂政，楊廷勅魏忠賢二十四大罪切責之。罷趙南星高攀龍。
二七八	1625	乙丑	五	年		鄭成功二歲。後金(清)遷都瀋陽，殺楊廷勅左光斗等，毀天下書院。殺熊廷弼，榜東林黨人姓名示天下。
二八六	1626	丙寅	六	年		鄭成功三歲。袁崇煥巡撫遼東。高攀龍自沉死。建魏忠賢生祠。清皇太極立。
二八五	1627	丁卯	後金太宗 天聰元年	七	年	鄭成功四歲。後金攻大凌河圍錦州失利。袁崇煥罷以王之臣代之。熹宗崩。由檢即位，放魏忠賢於鳳陽道死詔磔其屍。客氏魏良卿伏誅。
一八四	1628	戊辰	明思宗由元 檢崇禎元年			鄭成功五歲。以袁崇煥督師薊遼，鄭芝龍受撫，陝西飢流賊大起。

一一八三	1629	己巳	二	年	鄭成功六歲。定逆案。袁崇煥殺毛文龍。後金陷遵化兵薄京城，囚袁崇煥。
一一八二	1630	庚午	三	年	鄭成功七歲。隨父歸國，居福建南安縣，就塾師讀書，後金兵退出京師，袁崇煥冤死，流賊陷府谷。
一一八一	1631	辛未	四	年	鄭成功八歲。就塾師讀五經。延綏飢，洪承疇總督三邊，孔有德反後金製大炮定官制。
一一八〇	1632	壬申	五	年	鄭成功九歲，求學。徐光啓相，流賊陷山西州縣。後金征察哈爾。
二七九	1633	癸酉	六	年	鄭成功十歲，好研究春秋及孫吳兵法。曹文詔節制山陝諸將討賊。後金陷旅順尙可喜降後金。
二七八	1634	甲戌	七	年	鄭成功十一歲。學爲文，論洒掃應對進退，驚其塾師。陳奇瑜縱賊，賊自陝北犯河南。
二七七	1635	乙亥	八	年	鄭成功十二歲。學業日進。流賊陷鳳陽，走陝西，曹文詔戰死，盧象昇助洪承疇討賊。

二七六	1633	丙子	九 清崇德 元年	鄭成功十三歲。學業猛進。盧象昇敗賊後金改號曰清稱帝，征朝鮮，流賊高迎祥被捕誅。
二七五	1637	丁丑	崇禎十年	鄭成功十四歲。學業漸有所成。朝鮮降於清，起楊嗣昌為兵部尚書。任熊文燦討賊，李自成犯四川。
二七四	1638	戊寅	十一年	鄭成功十五歲。補南安縣學生員，每試冠其曹。張獻忠偽降，清多爾袞等分道入犯，袁承疇敗李自成於潼關，盧象昇兵敗死。
二七三	1639	己卯	十二年	鄭成功十六歲。繼續研究所學。洪承疇總督薊遼，張獻忠叛，加征練餉，清兵渡運河，破濟南。
二七二	1640	庚辰	十三年	鄭成功十七歲，繼續研究所學。張獻忠羅汝才陷四川州縣，李自成入河南，清兵犯松杏寧錦等地。
二七一	1641	辛巳	十四年	鄭成功十八歲。繼續研究所學。張獻忠陷襄陽，楊嗣昌自殺，李自成陷南陽。
二七〇	1642	壬午	十五年	鄭成功十九歲。繼續研究所學。清兵陷封山，洪承疇降，遂陷錦州，李自成陷開封。

二六九	1613	癸未	崇禎十六年	鄭成功二十歲。繼續研究所學。李自成陷承天攻潼關，陷西安，清皇太極死子福臨立，多爾袞攝政。
二六八	1644	甲申	崇禎十七年 清順治元年	鄭成功二十一歲。入南京太學深造。李自成陷北京，帝縊於煤山。清兵入關，李自成遁陝西。福王即位南京。史可法督師江北。清定都北京遣師南下。
二六七	1645	乙酉	明弘光元年 清順治二年	鄭成功二十二歲。肄業南京太學，師事錢謙益。旋南歸閩中。史可法死揚州，南京陷，福王死。清下薙髮令，魯王以海監國紹興，唐王聿鍵稱帝福州。李自成敗死。八月成功入侍隆武帝為之籌餉練兵。
二六六	1646	丙戌	明隆武二年 魯王監國元年 清順治三年	鄭成功二十三歲。率軍援建昌鉛山救贛州。清軍下浙江，攻福建，唐王走死，鄭芝龍降清，成功不從，焚燒孺服誓雪國恥。永曆帝立於肇慶，紹武帝立於廣州旋敗，永曆帝奔梧州。
二六五	1647	丁亥	明隆武三年 永曆元年 清順治四年	鄭成功二十四歲。以南澳為中心，樹立義旗，集合志士反清復明，旋結合魯王及諸鄭所部攻略閩浙沿海。贛粵義軍起，瞿式耜復廣西地。

1164	1648	戊子	明隆武四年 清順治五年	鄭成功二十五歲。閩浙抗滿聯合陣線，爲諸鄭破壞。清將金聲桓李成棟姜壤反正。何騰蛟復湖南。桂王至肇慶有粵桂黔湘川贛滇七省地。
1163	1649	己丑	明永曆三年 清順治六年	鄭成功二十六歲。桂王封成功爲威遠侯，遂奉永曆正朔，繼續攻取閩粵沿海各地，清敗金李姜及何騰蛟等，魯王取舟山。
1162	1650	庚寅	明永曆四年 清順治七年	鄭成功二十七歲。經略金廈，統一軍令政令。桂王自肇慶西奔梧州，清兵陷桂林瞿式耜死之。
1161	1651	辛卯	明永曆五年 清順治八年	鄭成功二十八歲。率軍攻漳州。魯王來奔克薩城。成功居之金門，桂王奔廣南，俄人築雅
1160	1652	壬辰	明永曆六年 清順治九年	鄭成功二十九歲。與清軍大戰漳州海澄間，殺清總督陳錦，殲敵數十萬。全閩大震。李定國克桂林，孔有德死之，漢奸洪承疇經略湖廣雲貴。
1159	1653	癸巳	明永曆七年 清順治十年	鄭成功三十歲。清改變政策招撫，成功不受，攻掠漳泉興福如故。清將劉國軒來降，李定國攻廣東，清定各省一條鞭錢糧法

二五八	1654	甲午	明永曆八年 清順治十一年	鄭成功三十一歲。清提議割漳泉惠潮四郡，令金廈二島薙髮，成功不從，遣軍攻舟山，以清軍將至，墮同安，行清野策。
二五七	1655	乙未	明永曆九年 清順治十二年	鄭成功三十二歲。大敗清貝子濟度師，清略定廣東。李定國走南寧。
二五六	1656	丙申	明永曆十年 清順治十三年	鄭成功三十三歲。漢奸黃梧降清，成功下閩安鎮，進掠溫台。省垣大震，黃梧獻平海策於清，李定國奉桂王入滇。
二五五	1657	丁酉	明永曆十一年 清順治十四年	鄭成功三十四歲。清台州鎮將馬信等來降，清陷舟山，成功遣甘輝略溫台，復舟山，冬桂王封成功為延平王，因治兵謀大舉，李定國收孫可望軍。
二五四	1658	戊戌	明永曆十二年 清順治十五年	鄭成功三十五歲。率水陸步騎二十萬北上，以張煌為監軍。次羊山，遇總，泊舟山，清軍攻貴州，三路入雲南。
二五三	1659	己亥	明永曆十三年 清順治十六年	鄭成功三十六歲。清遣三路軍攻永曆於雲貴，桂王走緬甸，成功全軍入江，直搗金陵。張煌言取上游四府二州東南大震，旋敗歸廈門。
二五二	1660	庚子	明永曆十四年 清順治十七年	鄭成功三十七歲。大敗清軍於廈門海上，清議以堅壁清野困之，清禁士子結社集會。

一一五	1661	辛丑	明永曆十五年 清順治十八年	鄭成功三十八歲。清下令遷沿海三十里於界內，不許商船，漁舟一舫下海。成功率軍驅逐荷人，收復台灣。清殺其父芝龍，加實行遷海策。漢奸吳三桂入緬甸執桂王。
一一五〇	1662	壬寅	明永曆十六年 清康熙元年	鄭成功三十九歲。清帝崩太子玄暉即立吳三桂弒桂王，成功聞之五月八日以憂憤病卒於台灣，子經嗣立，李定國卒。
一一四九	1663	癸卯	明永曆十七年 清康熙二年	鄭經自台灣登鎮思明，申固守，魯王殂於金門，浙江湖州莊胤城私刻明史獄起誅殺甚衆。
一一四八	1664	甲辰	明永曆十八年 清康熙三年	鄭經率官兵弁男女六七千人回台灣。委陳永華統理庶事，張煌言被清兵襲死難杭州。
一一四七	1665	乙巳	明永曆十九年 清康熙四年	鄭經遣軍逐荷人於鷓鴣，清以施琅為靖海將軍，攻台灣，為經所敗，吳三桂奏平水西酋。
一一四六	1666	丙午	明永曆二十年 清康熙五年	清遣吏招撫，鄭經堅持不薙髮，不就。清封黎維禱為安南國王。
一一四五	1667	丁未	明永曆二十一年 清康熙六年	鄭經守土安民如恆，康熙親政。

二四四	1668	戊申	明永曆廿二年 清康熙七年	鄭經守土安民如恆、清詔行跪奏禮，清理刑獄
二四三	1669	己酉	明永曆廿三年 清康熙八年	清遣使兩人台灣許以如朝鮮封貢，議卒不成。經以陳永華劉國軒分理政治與軍事。
二四二	1670	庚戌	明永曆廿四年 清康熙九年	台灣海國，富庶康樂，清以三舉征帆無功，亦暫置之。經預大明中興永曆二十五年大統曆。
二四一	1671	辛亥	明永曆廿五年 清康熙十年	台灣秋禾大熟，民樂康豐。清耿繼茂以其子管理軍務。
二四〇	1672	壬子	明永曆廿六年 清康熙十一年	台灣康樂如恆，清頒聖諭十六條。
二三九	1673	癸丑	明永曆廿七年 清康熙十二年	吳三桂反於雲南，耿精忠欲起事，遣使通鄭經。
二三八	1674	甲寅	明永曆廿八年 清康熙十三年	鄭經先遣使如福州報聘，旋遣兵略思明同安海澄並得泉漳潮諸州。耿精忠據福州，應吳三桂。二桂分兵入陝贛。

1137	1675	乙卯	明永曆廿九年 清康熙十四年	鄭耿議和。但仍互相兼併。王輔臣陷甘肅及漢中。
1136	1676	丙辰	明永曆三十年 清康熙十五年	清兵入福州，耿精忠降。鄭經撤泉漳諸州軍守海澄，清遣使議和不聽。
1135	1677	丁巳	明永曆卅一年 清康熙十六年	清師攻海澄，經大破之，遂圍泉州。旋還思明，清軍攻湖南，失利退岳州。
1134	1678	戊午	明永曆卅二年 清康熙十七年	清厲行遷海策，沿海民不聊生。吳三桂僭號衡陽，改元昭武，旋死。孫世璠立。
1133	1679	己未	明永曆卅三年 清康熙十八年	清詔築沿邊界寨，濱海數十里無復人煙，經復下海澄入漳泉。
1131	1680	庚申	明永曆卅四年 清康熙十九年	清姚啓聖施琅破廈門中左所，經率所部回東寧，陳永華卒。
1131	1681	辛酉	明永曆卅五年 清康熙二十年	經卒克塽襲位，清始開海禁，人民復業，清軍三路入滇吳世璠自殺。

11110	1682	壬戌	明永曆卅六年 清康熙廿一年	清廷大出兵攻台灣，台灣承天府大火，延燒千六百餘家。清殺耿精忠。
11119	1683	癸亥	明永曆卅七年 清康熙廿二年	六月清兵攻陷澎湖。大軍入台灣，鄭克塽出降。清置台灣府轄三縣。

本書參考書目舉要

明記

陳鶴

(江蘇書局刻本)

明史

張廷玉

(中華聚珍仿宋二十四史本)

台灣鄭氏始末

沈雲台

(排印本)

聖武記

魏源

(古微堂原刻本)

靖海記

施琅

(康熙木活字本)

所知錄

錢澄之

(荆皖逸史本)

明史紀事本末

谷應泰

(排印本)

鮑琦亭集

全祖望

(縮本四部叢刊)

東華錄

王先謙

(排印本)

鄭成功

王鍾麒

(商務萬有文庫本)

行朝錄

黃宗羲

(紹興先哲遺書本)

崇禎長編

(商務館痛史本)

鹿樵紀聞

吳偉業

(商務痛史本)

思文大紀

不著撰人姓名

(商務痛史本)

明延平王台灣海國紀

余宗信編著

(商務)

浙東紀略

徐芳烈

(商務館痛史本)

南明野史

南沙三餘氏

(商務館印行本)

賜姓本末

黃宗羲

(圖書集成書局明季稗史彙編本)

明季實錄

顧炎武

(昭代叢書本)

明季遺聞

鄒 漪

(昭代叢書本)

明季續聞

汪光復

(商務本)

廣陽雜記

劉繼莊

(文明書局印行本)

小腆紀年

徐 鼎

(咸豐十一年刻本)

小腆紀傳

徐 鼎

(光緒丁亥金陵刻本)

行在陽秋

不著撰人氏

(圖書集成書局明季稗史彙編本)

清朝全史

日稻葉君山著

(中華本)

但 燾譯

清代通史上

蕭一山

(商務本)

清史纂要

劉法曾

(中華本)

清史講義

汪榮寶

(商務本)

粵遊記聞

瞿其美

(圖書集成書局明季稗史彙編本)

明季南略

計六奇

(北京北松居士排印本)

台灣外紀

汪 昇

(文明書局本)

聖安本紀

顧炎武

(荆駝逸史本)

航澥遺聞

汪光復

(荆駝逸史本)

四王合傳

無名氏

(荆駝逸史本)

明亡述略

鎖綠山人

(荆駝逸史本)

明清史料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印本)

啓楨紀聞錄

(商務館痛史本)

海上見聞錄

鷺島道人夢菴

(商務館痛史本)

弘光實錄鈔

不著撰人姓名

(商務館痛史本)

東明聞見錄

不著撰人姓名

(圖書集成書局明季禪史彙編本)

清史稿鄭芝龍傳

(中華書局清史列傳本)

清史稿鄭成功傳

(清史館印行本)

延平巨官楊英從征實錄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印行本)

清代官書記名台灣鄭氏亡事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印行本)

台海使槎錄

黃叔瓚

(排印本)

台灣

李絜非

(商務本)

台灣府志台灣縣志

(排印本)

各國經界紀要

蔡松坡

(排印本)

明亡野史鄭成功

(人文書局版)

—完—